

印度政治家事略下編目錄

東印度公司發達時代記

爵紳達爾好西……………一至二十八頁

撫綏印度記

亨利勞倫斯……………二十九至五十頁

印度平亂記

克雷特 施脫蘭南……………五十一至七十二頁

印度再造記

勞倫斯男爵……………七十三至九十一頁

英屬印度鞏固記

爵紳梅育……………九十三至百一十一頁

東印度公司發達時代記

爵紳達爾好西 一八六〇年至

達爾好西生平之最優點。乃在其性質之強毅。此實得之於遺傳性。不獨達氏一人爲然。其家族蓋無不有此美質。固以是著聞於當世者也。達氏以一八一二年生於美洲之英屬坎拿大時。其父方爲坎拿大巡撫。既長。令就學於哈羅之小學校。侯爵海斯丁幼時。亦嘗肄業其中。海斯丁既任印度巡撫之九年。解職而歸。謁其母校。對於後起之同學少年。彌形親愛。各贈以色否零兩枚。按色否零係英國金幣名。每枚值二十先令。達氏亦與其列。不覺大爲感動。蓋其平時。既景慕海斯丁之名望。及乎親接丰儀。受其餽贈。由是益惻惻不去懷。既而達氏自哈羅學校。升入奧斯福德大學。同學如格蘭斯頓氏。鉛寧氏。愛爾勤氏。皆後日之聞人。有聲於政界者也。而鉛寧與愛爾勤二氏。其後亦服官印度。與達氏後先濟美焉。迨大學舉行畢業考試。達氏初得尋常學級。主試者知其才。大器之。達氏復殫精

竭力以求名譽學位。卒如其願。此達氏蜚聲馳譽於就學時代之大略也。及一八三五年。達氏年逾弱冠。思以代表輿論自見。運動爲議員。不成。其明年娶婦。伉儷之間。甚相得也。一八三七年。復謀爲議員。乃始當選。顧任下議院員未久。而其父逝世。遂以一八三八年之春。襲達爾好西伯爵。由是盡力於地方公益之事。凡權職所能及者。靡不爲之。慎始圖終。未嘗或懈。女王維克多利亞聞其名。一八四二年。親謁其廬。敬禮備至。越數年。披爾爲首相。達氏遂爲商部大臣。建鐵道進行之議。謂鐵道之於國家。關係甚鉅。不啻爲一國命脉之所屬。其後達氏大興鐵路於印度。卽以此議爲之先聲焉。據達氏之意。以爲新闢之鐵道。苟非確於公益或商務或軍事有關者。政府卽不當允其建築。致擲黃金於虛牝。顧此議不爲英人所贊成。而達氏之規畫印度鐵道。無不以此爲主旨焉。按達氏竭數年之精力。費無限之心血。以從事於印度鐵道。不避艱難。不辭勞瘁。洎乎大功告成。臣精已竭。論者謂其晚年之疾病。實肇於此。達氏旣長商

部。英人始知其有不凡才。一八四七年。舉爲印度巡撫。春秋三十有五。時達氏方注意於內國政界。冀騰驤王路。爲梓桑効力。預計功業前途。未可限量。一旦移外。非初志也。躊躇久之。作而曰。大丈夫杯抱利器。何在非英雄用武之地。奚必以故鄉限哉。遂以是年之冬。慨然就道。

遠適異國。昔人所悲。達氏於此。得毋黯然銷魂歟。然而此固不足以撓豪傑之心也。所難堪者。達氏之夫人。雖與其夫偕行。而垂髫之兩女。勢不能攜以俱往。依依膝下。已解離愁。分襟判袂之時。殊覺難乎爲情耳。

達氏之前任巡撫。爲爵紳哈定奇。見達氏至。欣然曰。『以人力所能窺測者。度之。此後七年間。印度當可相安無事。不復有須臾烽火之驚矣。』當時英國某報亦云。『印度人民。今方晏然享太平之福。當不虞有何等之風潮。足以破壞安寧者。此則可爲新任之巡撫賀也。』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於尋常意料之外者。曾幾何時。而禍變之來。乃適與初

料相反。哈定奇所謂七年之間可以安然無事者。詎意轉成一絕對之反比例。而此後七年間。竟爲干戈擾攘之時代耶。達氏抵任後。未逾三月。震雷一聲。天地變色。頓令此新任之巡撫。驚心動魄。注目於非常之變。此何事哉。本齋之墨爾敦城。其巡撫曰穆爾蘭及駐守雷福阿之英監督。遣參將安特生及萬格尼烏二員。往墨爾敦解穆爾蘭及之任。而以昔格司族人某代之。穆爾蘭及設計謀殺二員。遣一狂暴之軍士往。二員猝被擊。逃避於回教堂。穆爾蘭及命發礮攻之。幸其部下之昔格司兵士及邑人之較有意識者。咸憐二員之窮蹙。不願助桀爲虐。二員旋爲暴徒所殺。此等暴徒。非昔格司人也。萬格尼烏臨絕時。顧謂左右曰。『吾等雖死。然英人豈盡於是哉。』其後英人於加爾各搭之大教堂。爲立石碑。以紀念二員之死事焉。

方萬格尼烏之遇變也。以鉛筆作書。求救於雷福阿之英監督。又致一書於拔奴之委員。是書送至參將愛華提斯處。時愛華提斯方獨坐印度斯河濱營幕。

中見函面書有波斯文云。函寄拔奴之高脫蘭將軍。如將軍他出。知在何處。卽請轉寄爲要云云。愛華提斯見此語。知其非尋常之信函。意必有變。發函果然。急率邑中護勇。益以本地之昔格司族若干人。趨程赴援。然合計不過四百人耳。而穆爾蘭及之部下。則有四千人。炮九尊。愛華提斯以一當十。苦於寡不敵衆。非有後應之兵。勢且不支。然望眼將穿。竟無應者。漸至計窮力竭。歎曰。『余今者所處之地。殆如委獵犬於餓虎之口矣。』時當一八四八年之夏。炎歎逼人。而此狺狺不已之獵犬。雖臨虎口。毫無畏懼之態。相持久之。旋得拔哈韋爾。普回教國聯軍之助。於是氣勢頓振。而鬪如哮虎之穆爾蘭及。遂不能不退避。三舍。遁歸其壘。并亡其大炮八尊。顧英將軍初未知事機危急。方與穆爾蘭及約。俟秋涼時相見於疆場。愛華提斯奮其獨臂。卒以兵力單弱。致本齋境內。亂氛大作。遂有第二次昔格司之戰。及其結果。則本齋全境。悉折而入於英國之版圖焉。

方事之殷。達氏宣言。定當與印度人一戰。以決最後之雌雄。乃致書於英將軍。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凡與吾爲敵者。無論其爲昔格司人。或阿富汗人。必滅此朝食而後已。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其勉之。』既而英軍果獲全勝。印度人有紀載是役阿富汗騎兵臨陣之情形者。曰。『彼軍自山而下。其猛如獅。及敗北而退入山中。則皆皇皇然如喪家之狗云。』

當昔格司第二戰役之前。達氏已無復併吞土地之意。及第二戰役起。乃覺對付印度之政策。舍此直別無良謀焉。嘗曰。『昔格司人桀驁不馴。好事戰鬪。直亡命之徒耳。非奪其獨立之權。而使之俯首帖耳。以受吾之轄制。則印度將無安枕之日。故必令本齋人民。無復稱干比戈以抵抗吾英之能力。庶其地可獲寧靖耳。』達氏左右。有輔政員二人。凡治理印度之政策。達氏無不與謀。一爲亨利勞倫斯。一爲約翰勞倫斯。顧二人對於印度之事。持論絕異。亨利謂取其土地而有之。揆之於理。固不失爲公平。然就事實上言之。初未見其利益。約翰

則曰。此非特公平而已。論事實上之利益。固亦必要之圖。而萬不可捨者也。達氏遂決意攻取本齋。收爲英屬。廢其年幼之土王。而仍其王號。并優給年俸終其身。達氏謂人曰。『吾之此舉。豈好大喜功哉。自維責任至重。爲國家計。非是無以盡吾責任。於事固不得不然。於義亦無所不合。此吾之所敢斷言者也。』本齋既克。兵戎斯戢。達氏遂汲汲於善後。進而謀安撫之策。凡政治問題發生。無不悉心研究。復親赴本齋境內各屬。視察利弊。問民疾苦。一歲之中。輒以數月居昔摩拉。達氏既躬具治國之才。復得兩勞倫斯氏。即亨利赫褒脫愛華提斯氏。約翰尼哥爾遜氏。爲之臂助。羣策羣力。相得益彰。凡所以安撫本齋之政策。遂如水到渠成。投無不利矣。

好善惡惡。人情固不甚相遠。自本齋歸英。得達氏之善政以煦育之。而人民歸嚮之情。遂有如水赴壑之勢。甚至其地之土酋。亦皆心悅誠服。某土酋云。『今日吾人所享之利益。較之蘭奇德星。昔格司人之創時代。且有過之無不及。而

於軍役上。亦無強迫吾人以服務之命令。其政體之寬大。爲何如者。一達氏之治本齋也。首定田賦。改良昔格司人之舊制。予人民以應得之權利。曩時昔格司政府之征收田賦。稅吏而外。助以軍士。催科之威。猛如狼虎。其所收之賦。不啻得諸鎗尖上。此與窩特國情形相似。法窩特亦古人謂窩特國王之收稅。收之於炮口。亦此意也。本齋人民。缺於教育。達氏輸入歐西之教育法。以振起其民之道德。而高尚其知識。本齋舊俗。凡嫁女者。必盛備粧奩。糜費甚鉅。非是則引以爲恥。以故無力者。往往溺女。本齋境內。此風極盛。自達氏振興教育後。國人始悟其非。贈嫁之費。漸以減少。此可見教育之明效矣。昔格司人被達氏之德化。愛戴之情。浹於骨髓。故當印度人作亂時。蔓延幾遍全國。獨本齋一省。安堵如常。人目爲印度之救星云。

既而昔格希摩之土王。以計誘執約瑟富寇英之行政員。亦植物學大家也。達氏聞之。大怒。與土王戰。敗之。取其地。此爲與本齋毗連之邊境。至是亦入於英

屬地之範圍。此則土王之不自量力。自取其咎。而達氏對於土王之舉動。亦無非施以相當之懲罰而已。

印度之東鄰。有緬甸焉。當爵紳安赫斯忒爲印度巡撫時。緬甸皇嘗因侵掠印度。與英人開釁。是爲英緬第一次之戰。兵事既竣。緬皇得完全保守其蘭貢之地。建爲帝國都會。英緬二國。訂立陽大蒲和約。英國遣一監督。駐守阿華。甸故京城。終緬皇之世。兩國絕無違言。及新君嗣位。而英在緬甸之情形一變。英代表之派往緬都者。爲緬皇所拒絕。兩國之交誼。由是決裂。時緬皇夸大殊甚。自稱爲支那之長兄。各國王之領袖。會旅居蘭貢之英商。上書告急於達氏。謂緬甸巡撫。以俸餉無出。任其部下四出劫掠。吾等生命財產。危如累卵。請速援救。駐印英政府乃遣一海軍將弁往謁巡撫。將謀挽回之策。英將既至。請見巡撫。至於再三。巡撫置不答。英將立日中候見。屬官告以巡撫方臥。慎毋相擾。於是達氏知不可以理諭。勢不能不捨其和平政策。而訴之於武力。此第二次英緬之

戰所由作也。是役之結果。緬人卒受大創。而下緬甸之全境盡失。方事之始。達氏固已內斷於心。以爲此等不度德不量力妄自尊大之國。苟獲尺寸之勝。卽當據其地而有之。若稍事優容。徒以示弱而已。

英兵之攻蘭貢也。其地有一高塔。環以礮壘。勢甚險要。其守兵又皆挑選敢死之士。號曰金國之不死軍。其臨陣也。非存效命疆場之心不可。緣國王定章。凡充此等守兵者。必先以其妻子爲質。如係未娶之男子。則以練繫之。使當炮門之口。凡以堅其殺敵致果之心。亦奇聞也。不意是役也。高塔炮壘之守兵。首先逃竄。倉猝之際。忘其所質之妻子。尙繫於炮口。竟不之顧。英兵遂奏膚功。殊出意外。而緬皇奇異之定章。亦復歸於無效。其後達氏因事至蘭貢。顧謂英將軍曰。一觀此礮壘。將軍當時竟能率衆攻入。殊非吾意所及也。一顧達氏既逆料英於緬甸。他日勢不能不盡據而有之。及得其都城密邇之地。中有大河。可由是以達都城。論者謂必將鼓行而前。指顧間可直搗黃龍矣。不意達氏忽按兵

不動。一若得是已足也者。其致友人書有云。「英於緬甸之事。非至兵入阿華之日。斷無和平之可望。易言之。卽非完全併吞其帝國不可也。以余觀之。此事萬不能免。固必有此一日。但深望不在余任內耳。」

自下緬甸歸英以後。達氏之治下緬甸。一如其治本齋之法。積日累月。殫精竭思。以從事於下緬甸之內治。可謂不遺餘力。凡一法制之施行。達氏必躬親其事。指揮而監察之。前後巡行所屬。考查地方官吏。能否實力奉行其命令。如是者凡四次。向者緬甸官吏。無非爲其國君主厲行專制之器具。故人民對於一般官吏。以爲不足信任。徒滋怨讟。而犯上作亂破壞治安之事。遂時有所聞。及歸英國管轄後。一切治法。大加改良。雖不能於旦夕之間。盡收革故鼎新之效。然既種良因。卒無不獲佳果。人民安居樂業。歌詠太平。始憬然於英政府之振興實業。爲民造福。較之昔日之動陷罪戾。惴惴焉朝不保暮者。相去遠矣。

達氏既攻取本齋下緬甸及昔格希摩邊境。悉收入英之版圖。於是英在印度

之屬地。縱而計之。其幅員之廣袤。較諸英倫韋爾司兩島。尙逾一倍云。顧達氏之於印度緬甸。其初非特無併吞土地之心。卽以兵戎相加。亦迫於情勢之不得已。非達氏之初志也。徒以歷年以來。駐印之英總督。其對於藩屬。與其所以治理直轄之地。迥乎不同。僅有保護之名。絕無整頓之法。其不能不謀改絃易轍。固已情見而勢著矣。達氏之意。以爲政府之設。將以謀受治者之幸福。而非以便出治者之私圖。駐印之英政府。夫豈不知此義者。則對於印度各藩屬。亦當持同一之宗旨。以施其政策。泰晤士報於一八五三年。嘗著一論說。痛論印度英政府。於印度各土國。不問其政治之美惡。而惟酷守成法。以爲保護藩屬之策。其言曰。『吾英但予各土王以權力。而不負其政治美惡之責任。雖以庸懦無能。放僻邪侈之土王。亦爲之保存其君位。不亦慎乎。亨利勞倫斯。至謂當時印度土王中。不肖者居其多數。不能行規於外人。亦必自殘其百姓。則爾時各土國腐敗之情形。蓋可想見。達氏見改革之時機已熟。故於印度各

藩屬。遂決意一變前人之所爲。而實行其政府爲民謀幸福主義。此併吞土地之舉。所由來歟。」

達氏處置各土國之政策。其最足注意者。則爲其所定繼承之法。印度舊律。凡無子者准其立嗣。死後。其嗣子按教門禮節。爲之治喪。卽得承襲遺產。顧英政府之意見。承認其承襲私產者。非遂可承襲君位。因定一新律。凡歸英保護之各土國。設有繼承問題發生。其嗣子須經英國承認。方得繼承。英國得酌量情勢。有否認其繼承之全權。且英之承認繼承。應視爲特別而非經見之事。某詩人嘗著一詩。大意謂王位與帝國。乃人類所受治而托命者。豈如尋常之珍寶玩物。可供友朋臨別之贈遺耶。芸芸赤子。爲民上者。又豈可任意作爲遺產耶。觀此詩。亦可知達氏之定律。實有不得已之故矣。

達氏既抱此主義。以處置各土國。而繼承法律。遂成收併國土之正當政策。其首先收併英國者。爲薩大拉王國。薩大拉者。十九世紀之初。英人攻破瑪拉搭

後所建之藩國也。其王無子。臨卒時立一義子爲嗣王。顧當一八四一年時。英人已有持議。謂藩王無嫡裔。國祚當絕。承認其義子爲嗣。於理不合者。至是達氏及其信任之諸僚佐。遂決意厲行沒收之政策。而薩大拉之土地。遂完全爲英國之領土矣。其繼則爲散拔爾伯。其王亦無子。而不願立嗣。遺命死後以其地歸於英。就其國而論。初非爲繼承律施行之地。而其王願歸併於英者。謂如是則其民可以享英政府管轄之利益也。又有小國名乾恩西者。於一八一七年。由瑪拉搭之俾世華割讓於英。迨一八三二年。英政府復舉其地之巨族。立爲拉耶。王印之度稱土暴虐無道。越數年卒。無後。以其叔祖某繼之。暴虐一如前王。亦無所出其卒也。英政府又爲之選一嗣王。顧以人民久困稅政。已陷於無秩序之景象。不得不代理其國政。既而仍以政權還諸拉耶。聽其自治。此拉耶者。頗能脩政。較賢於以前諸王。卒於一八五三年。亦無後。僅一嗣子。而繼承之問題起。英政府鑒於前三十年諸王之腐敗。人民之疾苦。決意否認嗣子繼位。達氏

力請於英廷。謂揆諸政策。衡諸民情。其取之便。遂收其地爲英屬。直接歸英政府管轄。而於故王之妃。歲給厚俸終其身。其他各小國。亦有援此例而歸併於英者。不寧惟是。沁特之土酋。則以捏造僞據。私佔英之屬地。發覺以後。爲英所奪還。奧利薩境內。其民恆殺人以祭。習俗相沿。屢戒不悛。英政府惡其滅絕人道。而籍沒其土地。皆達氏在任時事也。然至今印度國中。其地較荒遠之山民。尙有以人爲祀者。亦可見陋俗之不易盡革矣。

印度諸土國。以奈格波爾爲巨擘。達氏爲推廣屬地計。亦據而有之。奈格波爾之疆土。其於今之中印度行省。除皮拉爾外。實佔五分之四。其初本岡特屬地。一七八一年。爲瑪拉搭人所取。自是以後。迭遭兵燹。及一八一八年。瑪拉搭人一敗塗地。英總督海斯丁侯爵。按此爲別一海斯丁也。舉奈格波爾之一部分。建爲藩國。立一孺子爲王。歸英保護。英廷簡邢肯斯爲監督。代理其國政。凡十二年。內治井然。國家有磐石之固。幼主無七鬯之驚。人稱爲奈格波爾之黃金時

代。皆邢肯斯之力也。及乎嗣王既長。躬握政權。而情勢爲之一變。歷年以來。邢肯斯理財有方。府庫充實。王濫用無度。揮金如土。曾不數年。空諸所有。不足則效昔時瑪拉搭人虐民諸政。以逞其欲。橫征暴斂之舉。紛然作矣。一八五三年。英監督大臣某管紀王之行事云。凡寡婦依律不應得其故夫之遺產。而付諸競賣者。此前王之所樂聞。亦其生平嗜好之一端也。王對於英政府所立保護之條約。以爲此乃防制其民之反對。故爲之保護耳。英國輔政大臣初至。王謂之曰。觀條約中所載各款。其目的惟在保護余之行樂。余所樂者。跳舞與唱歌。自幼所喜也。王卒於一八五三年。無嫡出之子女。且禁止不得立嗣。羣議應否於其王妃中。擇一人秉政。達氏大不謂然。決意收併其地。曰。『奈格波爾之故王。非吾英所立耶。吾英既立此王。其所以扶助之者。亦云至矣。王以髫齡卽位。英政府爲籌教養。擇王妃之賢能者。爲之保姆。兼攝國政。計吾英之管理其國也。在十年以外。及王既長。吾英卽舉其國而還之。則固翼然一政治修明軍備。

整飭府庫充盈人民樂利之國也。不意越二十年而其王謝世。絕無可傳之政績。徒有遺臭之惡名。迹其種種失德。非特不足以爲君。而亦有媿於爲人。竭吾英匡直輔翼之力。而卒無救於其王之荒淫沈湎。殷鑒不遠。可爲寒心。今若復爲之立後。英政府其能保繼位者之不尤而效之耶。抑安知其不視前尤甚也。不幸億而中。以吾英之權力。非不足以預杜此患者。而竟舍是弗爲。使奈格波爾之民。復罹水火。其又將何辭以自解乎。顧達氏雖收其版圖。而於故王之私產。仍絲毫無所侵佔。衆議欲並籍其私產。獨達氏力闢其非。舉故王所有遺產。悉售去之。得貲財若干。名曰旁斯拉族儲蓄款。以贍故王之家屬。休養之金。撫卹之費。悉取給焉。優禮故王之遺妃。憫其寡而失勢也。按王於民間嫠婦。噉其有資財者。輒虐待之。任意婪索。無所憐惜。例以達氏所爲。其仁暴之分。直不殊霄壤矣。

南印度境內。有加那底克族人。其最後之那華勃。

印度國所設

怠於政治。在位

約三十年。以溺於女色。憔悴而死。無嗣。時一八五五年也。先是一八一九年間。英政府嘗與立約。那華勃之名位。以後不得世襲。至是遂援約廢那華勃而收其地。惟於其家屬。則亦優給以歲俸。而麻打拉薩最高級之官。必以其族之領袖充之。蓋那華勃之舊治。卽今麻打拉薩之地也。

達氏於收併土地之外。復有停止其歲俸者。如巴夷牢是已。巴夷牢者。一八一八年海斯丁侯爵任印度總督時所廢之土王也。巴夷牢被廢以後。英政府仍給以歲俸。惟議定終巴夷牢之世而止。巴夷牢至一八五一年始卒。其養子曰那那薩伊勃。不得承襲恩俸。惟賜以其父所居之地。俾守之終其身。據政府記載。當時巴夷牢之歲入。除其采地所得外。尙有恩俸八萬鎊。綜計在二百五十萬斯德林。英名國金以上。其歲入之鉅如此。其卒也。無親生之子。所遺資財。共二百有八萬鎊。英政府之意。以爲彼既無嫡裔。其家屬卽無當然承襲之名分。設以此爲贍養其家屬之資。則亦已綽有餘裕。而無需乎政府之恩俸矣。顧那那

薩伊勃怨英之停止其恩俸也。恨之刺骨。輒思乘機。以圖報復。故其後印度人作亂。那那薩伊勃亦揭竿響應。然其結果。徒貽惡名於青史而已。

顧以上所述。皆指中小國而言之。若其較大諸國。則達氏所以處之之法。又有異焉者。考英政府於各大國。向以維持其繼承權爲目的。故凡大國之王逝世。其後嗣或爲人民所公認。或爲遺命所立。或係臨時入繼。苟合於法者。英政府從不干涉。達氏於前人之政策。亦未之或改也。觀其對於海大拉拔特與窩特兩國之舉動。不以繼承問題。而以他故收其地。可以見矣。

海大拉拔特王嘗與英政府立約。英遣兵保護其地。海大拉拔特供其軍餉。歷年以來。欠餉甚鉅。無以爲償。一八五三年。英政府遂與其王訂約。割其地若干。皮拉爾與焉。及爵紳寇藏任印度總督。復與其王立永租中印度諸地之約。卽今之中境諸行省。皮拉爾亦在其內。此等地名爲割讓。實亦無非英之取而有之。則謂之收併其地也。亦無不可。

至英之收併窩特。其所據之理由。尤爲充足。窩特王暴虐無道。民怨沸騰。歷世以來。相仍不改。前後英總督。或貽書勸誡。或親至其國。面加詰責。如是者已非一次。蓋幾幾乎唇焦而筆禿矣。不意其王俱褻如充耳。巽言法語。皆不足以動其心。一八四七年。爵紳哈定奇。因事至勒克諾。危言以警其王曰。『王苟不自振作。於此二年中。痛改前非。勵精圖治。則吾英將不得不出其最後之手段。以施於窩特之政府。而直接管轄其人民矣。』一八五一年。勒克諾之英監督曰。施禮門者。報告英總督。謂窩特政治日非。人民如水深火熱。試問總督能仍坐視不救。而代負其責任否。一八五四年。奧脫蘭將軍任勒克諾監督。達氏復詢以窩特近狀。旋得勒克諾報告。則其王之恣睢暴戾。益甚於前。舉國騷然。已陷於無政府之景象。達氏乃投袂而起曰。『此天亡窩特也。雖欲勿取。安得而勿取。』遂急以書馳白本國之政府曰。『今時機已熟。設英政府對於窩特王國之事。仍處以袖手旁觀之態度。人其謂吾何。是則負責任者。不且轉而負咎戾。』

耶。謂宜仍其王之名號。而令其以政權兵權。盡歸印度公司。以後英政府得以全權處置窩特之事。永無更變之爲善也。」顧英之內國政府。則以爲不如廢其王而吞併其土地。達氏心弗善也。而格於本國政府之訓令。亦未始不奉行惟謹焉。此爲達氏總督印度時最後之舉動。亦卽其最大之功業也。當其取窩特時。嘗以嚴重之辭。紀載其事。其言曰。「設英政府於此等塗炭生靈之政治。而猶姑息以養奸。其不致天怒而人怨也幾希矣。竊以億兆蒼生。何莫非上帝之所愛。余旣不忍坐視其顛連困苦。而又恃上帝之必能默相余也。意惟一變其政治。則蚩蚩者氓。乃得享自由之幸福。然則余之此舉。亦惟仰體天心。以盡余之天職焉耳。豈得已哉。」

雖然。自淺識者論之。則達氏在印度之功業。似不過爲英國增多若干之屬地而已。而不知此猶其末焉者也。達氏之所以勝人者。不在於拓地之雄圖。而在於改良之內治。自達氏蒞任。而英在印度之屬地。日益加闢者。豈乞靈於武力

哉。推本窮源。何莫非改良內治之影響。故達氏去位時。其遺於後任之土地。較之達氏前任之所遺。多至三倍有半。方達氏之在任也。英總督尙兼治孟加拉及其他各處事務。責任過繁。殊有應接不暇之勢。達氏始變通舊制。增置一副總督。專治孟加拉。復定議一歲之中。總督以其時間之大半。駐節於昔摩拉。以便遙制新設諸行省。而控馭印度全帝國。夫英爲大洋中之雄國。其向日之管理印度。猶不過在海道可通之地。至其內地。則爲割據諸國所隔絕。英猶未能問鼎也。自經達氏開疆拓土。締造一新。遂合印度之內地。成爲亞洲一大國。於是軍事上之經畫。不能不隨宜更改。而總制軍務之陸軍部。遂由加爾各搭內徙。移設於離海一千英里之地。自是以後。加爾各搭一隅。於英政府政治上軍事上之關係。不復視爲要地矣。

達氏之治新設諸行省也。組成一軍民共治之制。其釐訂審判章程及徵稅方法。一以地方上之習慣爲根據。而參以舊屬諸省現行之英國制度。擇其簡單

易行者行之。故雖變制。而人民怡然安之。一若行所無事也者。向者人民犯罪。往往處以斷手刖足之刑。茲則較重之刑章。亦不過罰鍰。或監禁而已。蓋達氏深知印度人民。自受治於英政府後。日臻繁盛。其知識程度。爲之一變。治之之法。惟此乃爲適宜。達氏之政治才。於此可見一斑。而新設諸行省。既逐漸進化。其他一切改革。達氏亦無不隨時勢之需要。而聚精會神以圖之焉。

達氏之變法。既如上所述矣。然猶未足以盡之也。達氏之治印度。豐功偉烈。殆難殫述。上所云云。特其嚆矢焉耳。初。印度境內。無所謂鐵路電綫也。有之自達氏始。故人稱達氏爲印度鐵路電綫之產母。英人阿諾爾特嘗美達氏創造印度鐵路之功。曰。『鐵路爲印度開闢種種利益。創前代所未有。雖以阿格巴之才能。低普蘇丹之暴悍。可以建一邦國於印度。而不足以成此偉大之事業焉。推而論之。達氏之廣興鐵路。無非爲發達印度各大埠之商務計耳。此則尤令人迴溯及之。而不勝贊歎者已。』

方達氏之創設電綫於印度也。艱苦百端。殆非今日吾人之所能思議。此不特印度爲然。其在東方各國。蓋如出一轍矣。然達氏既精於其藝。而復持之以堅忍。百折不回。此其所以卒成大業歟。其後印度之亂。有被獲之亂徒。臨刑時罵曰。縊死吾等者。卽此咒詛吾等之綫。謂電綫也。觀此可見印度亂時。其得以交通消息。而使英人迅奏膚功者。實賴電綫耳。此亦達氏先驅之功之不可沒者已。

鐵路電綫而外。尙有減輕郵費一端。亦其便民之大者。論者謂此足以使年老不能出外。與夫離羣索處之人。得與社會有交通之便利。而發達其生趣。其有益於印度人民。較之鐵路電綫。殆尤甚焉。

印度之有工程局也。亦創之於達氏。復於英監督所駐之地。擇其要者。設立工程學校三處。養成精良之工程師。又獻議於本國政府。特設建築學校。造就國中少年。專備派赴印度。供工程局之用。

統觀以上種種設施。達氏之有造於印度者大矣。然猶不過物質上之文明耳。其事業之尤大者。莫如振興教育。使印度人於物質文明而外。更獲道德上之進化。其利益寧有涯涘。而印度之國民教育。亦卽於此植其基。當湯麥生爲西北諸省巡撫時。嘗於人民繁庶之處。設立印度方言學堂。達氏引而伸之。規模益形完備。一八五四年。查理烏特之公文中有云。印度教育之基礎。不在於英文。亦不在於梵文或阿剌伯文。當歸功於近人所設之各種土語學堂。信篤論也。自達氏開教育之幕。而此等學校。廣續推廣。遂遍及於印度全境。英政府之撫綏印度。要以達氏此舉爲最大之政策焉。蓋教育既漸普及。而印度人於學問上。政治上。始有新知識之發展。論者謂聯合印度各民族之政策。達氏始植其基。其聯合之法。一以通常教育。一以公共事業。或屬於商務。或屬於政治。要皆爲古昔印度人所未嘗夢見者。而在今日之印度。則成爲其國之一種特色矣。將來效果之若何。雖難預料。而阿諾爾特彙觀達氏之政績。嘗曰。『印度自

古以來。雖有無數民族。而不足以爲一國之民。今日吾等始爲印度造成國民耳。

試更言達氏之爲人。某英員云。『達氏身材短小。而腦力充足。見事有深識。態度高尚。凡與交接者。始而望之儼然。則生畏憚心。及見其待人之懇摯。則生信任心。終觀其治事之才。則生敬服心。非特以其爲上官而尊崇之。乃發於中心之愛戴耳。達氏在印度任事八年。歷經成敗利鈍。飽嘗種種之甘苦。凡其所爲。足爲印度之吾國人。樹以最高之模範。兼以增英人遠方之榮譽焉。』

更論達氏之治事。天材既優。而又濟之以勤懇。每日用腦力時間。至少以八時爲率。其間絕無間斷。自晨九時半。伏案治事。直至傍晚五時半。始離其座。其行事日記。雖勞瘁。或盛暑時。未嘗有一日之閒。李查敦伯爾者。嘗有聲於政界者也。其評達氏云。『凡以事與達氏交接者。往往滿意而去。其事愈難。則其滿人意也愈甚。蓋其天生之政治才。固投之所向。而無不如志者也。』至尋常公務。

其措置之裕。更不待言。據其外交科之書記員言。『設令達氏以其敏捷之筆墨。而以文字爲生涯。硯田所入。必有可觀。』達氏於其屬員。必遇之以禮。設有譴責。輒書以相示。不加以惡聲。且辭雖嚴厲。及其實行。則又甚和平云。

達氏既勤於職務。以身作則。僚屬化之。莫不兢兢業業。以曠職爲戒。爲達氏所任用者。類皆忠於達氏。視如腹心之友。而形跡之間。仍不失其事上之禮。其能得人心之故。初非一端。而才德之足以服衆。實其一大原因也。

不寧惟是。達氏之僚屬。其近依左右者。習見達氏待下之熱誠。調護維持。靡所弗至。宜其以德報德也。達氏立志甚堅。每治一事。不竟其功不止。卒至積勞成疾。然猶勉力從公。不稍休逸。故人莫之覺。而不知其精力之銷耗。乃在於隱微中矣。其可知而共見者。則惟一八五三年之悼亡。是年達氏夫人。自印度回國。墮海死。達氏驟聞噩耗。不啻青天霹靂。暈絕於地。久之始蘇。杜門不出者二日。始復其常。乃復治事。藉以解其哀痛焉。當達氏之初至印度也。固一精力強壯。

之少年也。及其去印。則已成行將就木之狀。持而較之。實可驚人。新舊總督交代之日。勞倫斯以治印之難。易詢達氏。達氏答之曰。『設吾與鉛寧易地以處。則吾必不願爲印度總督。卽爲吾莫大之仇人。吾亦不願其貧窮困苦。憂傷憔悴。如余今日之奄奄待斃也。』

達氏之去任而歸也。羣聚而送之。大有攀轅臥轍之概。知其平日之感情深矣。蓋衆人心目中。咸以達氏在印。鞠躬盡瘁。人民實受其賜。一旦去位。不啻嬰兒之失慈母。然而達氏之精神心血。則已犧牲於印度之國事矣。果也。達氏歸國後。僅閱五稔而卒。年四十有九。顧此五年中。堅苦卓絕之概。亦不媿爲當世模範云。

撫綏印度記

亨利勞倫斯一八五零六年至

勞倫斯氏名亨利者。其父從軍印度。生子六人。四子皆入行伍。均立功於印度。約翰與亨利尤以軍功著。亨利生於錫蘭。幼時肄業於其地之中小學校。既而入本國之陸軍學堂。旋以孟加拉礮隊營之招。赴印度。時方有第一次緬甸之戰。勞氏入礮隊營。年纔十七。故自少年時。於軍事上。卽經實地之練習。其一生武略。得力於此者不少。時進攻緬甸之軍。內有印度土兵三大隊。忽起反對。英員命其繳械。一隊不從。英員令炮兵攻之。風潮始息。勞氏所見印度之兵變。此其第一次也。緬甸之戰。以攻取阿拉干一役。最爲艱苦。軍士多患熱疾。勞氏亦病莫能興。既而奉命進征。經歷極長之海道。在主將之意。冀軍士遷地爲良。或可愈病也。然勞氏終是役。其疾實未嘗離體焉。

及勞氏自緬甸回至印度時。其弟約翰與之俱。時約翰受印度公司委任。就文

官之職。與其兄若爾治共事一方。勞氏旋亦奉命。派駐其地。於是昆季三人。得天倫聚處之樂者約二年。勞氏於軍事歷史。亦既研究有素。復肄習東方各種語言。設有機會。冀可改就文職。又入騎兵營。習練騎擊。旋隨工程員喀勒雷赴西北河工。喀勒雷爲工程學大家。勞氏朝漸夕摩。因得熟精河工。及一切水利事宜。既屬意政界。致力於仕宦應用之學。卒如其願。印度英政府知其有治事才。調入政府辦事。尋任爲稅務稽查員。在職五年。聲望大著。而於印度之人情風俗。亦因以洞悉其底蘊。此真大有助於勞氏者也。爲勞氏傳者。嘗有言曰。『勞氏雖居印度有年。至是始確實注意於印度人之情狀。自貴族以至農民。無或遺也。其注意農民也。若村莊。若田土。若收穫。若其他一切利益。達氏皆窮其手足耳目心思之力。而一一研究之。歷五年弗懈。不與歐人同居。而雜處於印度民間。樹下水濱。隨宜棲止。一歲之間。如是者凡八月。印度之英國武員。罕有留意於農民者。獨勞氏則否。至於文官。職在親民。非稔知農人生計之狀況。則

無以喻斯民之疾苦。而動其悲憫之心也。嗚呼。勞氏之勤民。可謂至矣。」

既而英人有事於阿富汗。勞氏復奉命。効力戎行。未幾。仍舉爲本齋邊境之行政官。其地名斐勞士伯。遂與昔格司人頗有交涉。勞氏之聯絡昔格司人自此始。又於其時結識政治大家若爾治喀拉克。其治斐勞士伯也。孜孜爲政。不遺餘力。斐勞士伯者。舊爲土國之一。其王死。英人遂收併其地。氏蒞任之始。初政發軔。卽爲人所信服。其四鄰獨立之諸土酋。時有互相衝突與界務問題之爭執。至是咸願質成於勞氏。請氏爲仲裁人。一八三九年。本齋之昔格司王蘭奇德星卒。境內之昔格司族人。對於英人之感情。由是漸薄。惟恃勞氏之加意聯絡。而勞氏之責任益重。顧勞氏殫心竭力。防制諸土酋。杜其狡黠。思逞之謀。而於其馴良者。則指導而扶植之。如恐不及。其治理之才。恢恢乎游刃有餘焉。就阿富汗之近事而論。頗有足滋英人之顧慮者。緣英人欲聯合昔格司人以攻阿富汗之計畫。素爲昔格司人所反對也。方喀布爾阿富汗都城作亂及阿富汗

全境不靖之消息。傳至印度。勞氏先知之。急馳書告其主將若爾治喀拉克。謂已得昔格司人之許可。俾英之援軍過其轄境。以抵俾沙華。印度邊境與阿富汗接壤之處拉克覆書。極稱美勞氏。曰。『吾素知君深悉昔格司之官吏與彼等感君優待之意。君平時行政。經驗豐富。不愧爲人民保障。猝遇意外之事。敏而能斷。肆應裕如。故余特委君以重任。其速赴俾沙華。惟君是賴。』於是勞氏與昔格司人遂爲直接之交涉。而大得昔格司人之助力。顧其時英軍之在阿富汗者。困苦萬狀。駐軍俾沙華之英將。向昔格司人借炮。昔格司人見英人不利。却之。獨於勞氏之請求。慨允無異議者。以勞氏與主將。能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故也。顧昔格司人之對於英人。猶存觀望之意。將視其軍勢之強弱以爲向背。設英人於阿富汗之舉動。稍示以弱。則昔格司人必立生異心。而英總督愛倫蒲羅。對於阿富汗之軍務。遲疑不決。阻將士進行之力。時統領援軍之將。一曰包洛克。一曰諾脫。見英總督於英軍之宜進宜退。漫無定見。靡所適從。實則總督意在退。

兵。而又憚於發令。久之乃委其責於諾脫。令其率軍取道喀布爾回國。諸將本早欲至喀布爾。與阿富汗人決一死戰。徒以未奉總督之命。故無如何。至是遂兼程而進。與敵軍相見於喀布爾之城下。昔格司人見英軍之奮力進行也。亦以兵來會。

昔格司之軍。勞氏統之。先是英政府許昔格司人。是役如獲勝者。當割阿富汗境內之耶拉拉拔及隘口之地予之。以酬其勞。故昔格司人願以兵助英也。駐守耶拉拉拔之英將。爲賽爾哈武祿二員。勇敢異常。嬰城固守。阿富汗人不能破。既得援兵。膽氣愈壯。益死戰。遂獲大勝。英軍進攻喀布爾。克之。城中被囚之英人。始慶更生。勞氏之兄若爾治亦與焉。勞氏於昔格司人之情形。自是役後。知之愈稔。昔格司人當其王蘭奇德星時。風氣最爲整肅。既而兵士之勢力漸大。浸爲軍人掌權時代。國中秩序。稍稍替矣。此等歷史。皆爲勞氏所親見。及阿富汗之役。昔格司人對於英人。頗有猶豫不定之態。勞氏深知之。既而從征阿

富汗。又爲勞氏所統領。故勞氏之於昔格司人。統前後之觀察。凡其性情品格。無不洞悉其底蘊。而昔格司之酋長。對於勞氏。亦無不欽服備至。其後勞氏刊一書。曰「本齋之冒險家。」於其地之人情風俗。紀載綦詳。勞氏旋調任坎塔爾之行政官。重定賦稅章程。以振興農業爲主。使十人中必有五人務農。而國家之歲入。得以取盈於田賦焉。

其後二年間。勞氏任奈泊爾監督大臣之職。此較爲清暇之時代也。公餘無事。因得致力於文學。既而昔格司之第一戰役起。英將勃勞福脫歿於陣。勃勞福脫者。本齋之行政官也。於是英政府令勞氏繼其任。

是役之結果。英政府以本齋君主年幼。舉攝政員數人。以管理其國政。並派兵駐雷福阿以鎮之。按雷福阿係本齋都城以若干年爲期。昔格司人非經英人之咨詢。不得參預政治。勞氏爲英政府代表。監督攝政機關。其職任至爲重要。蓋本齋轄境。雖視未戰以前。已較縮小。其南境向以瑟德來奇河爲界者。至是以割地於

英僅得以皮阿斯河爲界。然就印度諸國而論。固猶居重要之地位也。英政府以勞氏深悉昔格司人之內容。故委以是職。勞氏理煩治劇。遇有危難之事。無不當機立斷。處置裕如。以減少地方軍隊。爲入手辦法。而行之以漸。於是離伍歸農者。居其大半。亦有投入英軍者。尋奉英政府命。收復岡噶拉已失之礮臺。平定亂民。其間最爲棘手者。莫如卡希米爾之交涉一案。昔格司第一次之戰。既終。昔格司人應償兵費甚鉅。乃舉卡希米爾益以哈柴拉之地。割讓於英。以足其數。英人揆情度勢。以爲此地不如歸耶摩王管轄。最爲合宜。遂售於其王哥拉勃星。此王近與英人感情甚洽。而本齋之王后。陰謀破壞其事。維時任卡希米爾巡撫者。爲回教國之貴族英曼特丁。王后令人說之。英曼特丁爲其所惑。起而抗拒。不願奉哥拉勃星爲主。勞氏以大兵臨之。英曼特丁懼伏。不復敢生異議。而昔格司人既歸心勞氏。亦不願王后掌權。英政府因與立約。廢除王后之權。而歸之於英。以其王尚幼。當暫由英政府選置攝政大員八人。一切聽

命於英監督。監督之權。得統管各部。無所限制。蓋至是而本齋已成爲英之保護國矣。勞氏爲第一任監督大臣。實不啻爲本齋之督撫。維時攝政諸員。於其所定之政策。莫不奉令承教。此可見勞氏駕馭之能力。與其政治才之優美。其對於僚屬。恆以利國福民。毋釀禍亂相勗。而爲之輔佐者。如阿伯脫。勒摩斯敦。尼哥爾遜。愛華提斯。與其兄約翰。皆一時之賢俊。宜其相得益彰矣。顧人民之於勞氏。雖似甚爲感戴。而本齋王后之謀。所以離間之者。亦復無所不至。旣而英人數其罪。遷之於皮那利斯。乃始不能爲患。然其後猶思暗殺攝政大員。唆令英營中之印兵爲亂。又慫恿墨爾敦。巡撫穆爾蘭及叛英。穆爾蘭及果從其言。然是猶非腹心之患也。其最爲切膚之危險。足以擾害治安者。實在於昔格司之軍隊。并雜以他種好戰之民族。故勞氏亦深知前途之患。正未有艾。嘗曰：「試觀英領印度之歷史中。凡吾英所收併諸地。其有於戰勝之後。而遂能獲完全之治安者乎。無有也。吾英所勦平之民族。其有遂能得全體之愛戴者乎。」

無有也。』幸而勞氏天賦之政治才。足以當其任而無媿。而慮事之周密。遇事之機警。辦事之勤奮。尤其天材之優點也。勞氏爲監督大臣僅六月。然其所成之政績。無在而不見其勵精圖治之忱焉。既周覽全國之內容。於是整理財政。改良土貨稅則。其苛征暴斂。專利政府者。悉廢除之。平易道路。釐訂法律。以昔格司人之習慣法爲之基礎。選鄉間之明於事理。素有聲望者五十人。爲編纂員。而以雷那星總其成。雷那星爲昔格司人之傑出者。勞氏平時行政。頗得其贊助之力者也。不幸設施未竟。而勞氏之精力不繼。不得已。請假回國。英政府乃令其弟約翰暫行代理。而以寇雷繼其任焉。

勞氏之去印度。在一八四八年之春。值新舊總督更替之際。舊總督爲哈定奇。新總督卽達爾好西也。時印度方太平無事。若可望其長治久安者。不意達爾好西蒞任未幾。而本齋之亂作。起點於墨爾敦。浸延本齋全境。遂有第二次昔格司之戰。顧此事之發生。識者固已逆料其萬不能免。特遲速無定耳。勞氏嘗

曰。『吾觀昔格司人。其性情既反覆無常。益以其先之戰勝攻取。所向有功。頗有以種族自矜。不屑屈居人下之見。凡此種種。皆足爲致亂之媒。故就目前觀之。似甚平靜。實則未可恃也。』然勞氏固猶冀本齋守其疆土。不侵及英之屬境。常與英爲友邦。乃觀於第二次昔格司之戰。與其戰事之結果。則本齋之被并於英。實昔格司人之自取其咎。而勞氏之所望。亦徒成泡影而已。

勞氏在英倫聞戰事消息。恨不得立赴印度。一展其定傾扶危之策。就商於惠靈吞公爵。惠靈吞甚贊成之。乃決計復赴印度。時勞氏已受第二等寶星。既抵本齋。先赴墨爾敦。嗣至雷福阿。吉林華拉之戰。勞氏亦與焉。迨古市拉德一戰。而本齋以定。其間籌商軍務。勞氏與達爾好西函牘往來。絡繹不絕。其賢勞可想見也。

兼併本齋之計既定。其通告昔格司人之諭文。卽由勞氏起草。語多和平。蓋恐過於嚴厲。或致寒昔格司人之心也。而達爾好西頗不以此爲然。謂非改之不

可。然其後卒從勞氏之意。僅略有點竄耳。諭文發布於一八四九年之春。宣告本齋全境。此後悉歸英君主管轄。而昔格司人之國亡矣。

當諭文之未發也。勞氏擬卽辭職歸國。而達爾好西對於勞氏。敬禮備至。語之曰。『余願本齋之民。仍托庇於君覆翼之下。』勞氏心爲之動。遂不復萌歸志。蓋達爾好西之意。以爲彼與勞氏容有意見之差池。至於出治之地。官民必期融洽。則彼此所見皆同。故其致勞氏之書有云。『余欲以治理本齋之大權委之君者。謂得此良好之機會。可以行君之志也。以此等驕悍之人民。而欲於武力勦勝之後。更求所以馴擾而安撫之。自非能稔知彼等上下之情者。不足以勝任愉快。此事蓋非君莫屬云。』

本齋之行政機關。以大員三人組織之。除勞氏外。一爲其弟約翰。一爲孟色爾。而勞氏爲之長。勞氏前爲雷福阿監督大臣時。嘗以適於治理本齋之政策。告誠其僚屬曰。『凡治新造之邦者。敏於事。親於民。簡易而仁愛。爲政之道。莫善

於此。而以治蠻悍之民爲尤要。民智未開。宜加意憐憫。毋存求備之心。非實有更化易俗之良法。毋輕言變制。估定稅則。謂估稅人民之產業以定納稅之多寡也勿事苛求。於人民固有之權利。尤宜加之意焉。『凡此種種政策。固勞氏以治昔日之本齋者也。而今昔之情形。既不甚懸殊。故新設之三員合議機關。其治術雖不無小變。而大致則同。惟勞氏弟兄。於政治上各有所注意。亨利之意。以爲欲致其國於興盛。當以安民生得民心爲惟一之急務。故二人對於財政上之意見。亦各不同。』約翰以爲興國之道。首在理財。曰。出入務令相抵。亨利則曰。『一國之生活。猶個人之生活。寬養民力。卽理財之道。務使民無怨咨。樂太平而勤工業。則財用自足。其脩路浚河諸費。不宜有所吝惜。則歲入自增矣。』又瑟德來奇河之東岸。如巴底耶拉。勤特。那白哈均爲貴族。其地尙行貴族政治。亨利擬於所治之本齋省內。仿而行之。以收相助爲理之效。約翰則與達爾好西表同情。謂此事流弊甚大。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此又二人意見之異點也。

然而尙有甚焉者。昔格司人中有所謂約希歐大者。類皆蘭奇德星時著有武功。蘭奇德星賞以田地。亦有於戰勝之餘奪取而得者。此等田地遂爲武人世襲之產。向不納稅。此事遂亦成爲討論之一問題。蓋若者可准其不納稅。若者應迫令納稅也。達爾好西對於此事之辦法。大致已有定見。所未決者。爲酬庸而非奪得之田地耳。於是勞氏弟兄各持異議。約翰注重於收稅問題。亨利注重於政治問題。其意見適相左也。既爭持不下。乃以取決於達爾好西。達氏大致右約翰而左亨利。勞氏見其議不行。徒擁監督之虛名。殊覺無謂。本有辭職之意。至是益決。達爾好西許之。且告以本齋之行政機關。其制度亦須改編。將改合議制爲獨任制。以後只設行政大臣一人。又曰。今之論者。莫不稱孟祿之才。余謂卽令以孟祿之才爲本齋監督。余亦不能謂合議制之善。亦惟堅持此獨任制之議而已。既而本齋之官制果改。以約翰爲行政大臣。

維時勞氏由本齋調任拉奇普德那巡撫。去任之日。本齋人自酋長以至鄉民。

咸依依不忍捨。某大員目擊其事。嘗爲文以紀之云。『勞氏感動各種社會之魄力。殊不可思議。就本齋而論。其中有戰勝之將士。有征服之民人。有英國官員。有昔格司酋長。不論粗細文野。其對於勞氏之去思。如出一轍。則其爲人可知也。』其後鉛寧至雷福阿。頗採用勞氏政策。優待承襲田地之武人。蓋有鑒於印度之亂。爲爭世襲之貴族權利故也。既而復以此政策。推行於中境諸省。凡地方上之大田主。皆得保其封土與行政上之權利焉。

勞氏在拉奇普德那任。凡四年。初至任。見境內豪宗巨族。有先世聲勢煊赫。而子孫今已式微者。觀其衰頹零落之象。足滋感喟。而尤所注意者。則爲其地之封建制度。蓋其酋長。固皆有封土。而世襲者也。勞氏考察其封建制度。久之乃盡悉其底蘊。且深知拉奇普德族人。頗有優美之性質。未可等夷視之。而拉奇普德那人。亦感於勞氏爲政之公平。頌聲大作。初。英政府之頒行繼承新律也。各土王以格於新律而不得立後者甚衆。拉奇普德那境內之加羅里國。亦以

新律與英政府齟齬。惟其齟齬之故。不在於不得立後。而在對於所立者之異議。加羅里王死。無出遺一嗣子。總督達爾好西初欲奪其繼承權。既而允之。而其國之諸大格爾。按大格爾中古時代之英國男爵不願承認。欲易他人立之。勞氏知其然。以新王年幼不應立。宜從諸大格爾之議爲當。言於達爾好西。立從其請。拉奇普德那人大悅。謂勞氏不特宅心公正。其毅力亦足以副之。由是與勞氏感情漸深。拉奇普德那境內。向多悍惡之俗。如溺斃女嬰。生焚寡婦。虐待獄囚。尤事之著者。勞氏以其非人道主義。竭力禁制。惟勞氏之爲此。皆引本地酋長。與之共事。一以羈縻其心。一則使彼等動親親之念。知居行政之地位者。不可不以此爲急務也。勞氏復注意教育。冀普及於拉奇普德那之人民。而先以開通其酋長貴族爲之表率。計畫已定。未竟厥施。其後總督梅育踵而行之。因以立阿奇茂爾書院之基礎。故論者謂溯教育之先河。當歸功於勞氏焉。當勞氏爲拉奇普德那巡撫時。英政府欲調爲海大拉拔特巡撫。嗣復調爲窩

特巡撫而勞氏均辭之。一八五六年。擬辭職回國。會有波斯之役。窩特巡撫奧脫蘭被簡爲陸軍提督。率兵往征波斯。總督鉛寧遂令勞氏繼其任。窩特人民素以不靖著聞。時有乘機思逞之意。鉛寧以勞氏治本齋有政績。能得人心。故欲藉其力以鎮撫之也。其後勞氏暴卒於勒克諾。加羅里王按此王卽藩勞氏之按力得以弱位者上本見聞之。悲痛異常。至於數日不食云。

方奧脫蘭之爲窩特巡撫也。其地初入英之版圖。奧脫蘭爲窩特併英後之第一任巡撫。維時承衰敝之後。民困於暴政者久。死亡過半。綱紀蕩然。固純乎一無政府之景象矣。奧脫蘭在任。一本英帝后收併時之諭旨。力行寬大之政。及奧脫蘭去位。勞氏尙未抵任。新舊交替之際。其豪族之田產。有被籍沒者。窩特人謂其違背諭旨。羣情憤怒。桀黠者遂乘機煽亂。勞氏下車伊始。卽從事於平亂。捕渠魁毛爾維人。繫之於獄。解散脅從。既而訪知此毛爾維人蓄逆謀已久。黨羽遍於各省。其後印度之亂。此人亦一著名之首領也。風潮既息。勞氏復遍

行所屬。察其果能奉行諭旨與否。有不實力奉行。則諄諄宣布德意。務令實惠及民。而後已。優待故王家族。給以歲俸。官吏及舊營兵士。多用土人。俾無向隅之憾。其有采地者。則遵諭旨之意。力予保存。向者窩特人對於英政府所定新章。甚爲反對。自勞氏以種種方法撫綏之。其憤始戢。顧猶未敢遂以爲帖然無事也。其營中兵士。內懷不懌者久矣。當勞氏未抵勒克諾時。已有蠢動之象。既而此種心理。漸蔓延於各社會。勞氏亦頗知其事。其赴任也。道經哀格拉。語其地之官僚云。『彼等婆羅門教人。必有潰決之一日。恐不及待吾等第二次相見時。已盡爲礮臺中之囚虜耳。』勞氏復以語鉛寧。故其治窩特也。撫綏而外。極注意於防務。數年前勞氏嘗一至勒克諾。於其地形勢。頗已得其崖略。於是修築曼氣培灣之舊礮臺。厚儲軍實。所有軍隊。重爲支配。於防務可謂至矣。然猶無以弭勒克諾之亂。及各處風潮發現。勒克諾亦謀爲響應。維時衆人公然簇擁那那薩伊勃。行於道上。勞氏益疑之。會土兵醫院中。一英國醫生。欲以

藥飲士兵。示以英藥之無害。不意藥甫至口。而士兵羣起譁噪。相戒不用英藥。并火醫士之居室。此可見軍士不逞之謀。蓄之已久。特借端而發耳。而勞氏至此。遂不得不以最後之手段。爲對付之策矣。會窩特之步軍營中。其新募之兵。略有暴動。於是勞氏戒備尤至。決意堅守窩特。冀爲一方之保障。一八五七年五月。上書鉛寧。謂亂事之發生。以士兵爲原動力。歷陳弭亂之策。尤歸重於增加士兵軍餉。以平其心。書中所述問答之語。頗有足資參證者。先是英政府下令孟加拉軍士。須預備隨時調駐海外。孟加拉軍士。咸謂不願渡此黑水。蓋彼等畏懼海洋。故以黑水名之。勞氏嘗問士兵營中武員。爾願調往亞丁否。按丁布也。武員答曰。『上官之命。安敢不從。但人之生命。至可寶貴。涉重洋以求富。猶不如株守鄉邦之爲愈。』此一事也。東方人之性質。每易輕信謠言。雖識見明通之人。偶聞里黨中杯蛇市虎之談。衆口喧傳。信爲實事。輒亦從而信之。頓

阿剌伯
英屬地

其俸給視巴魯達倍之。巴魯達僅有五十盧布。調至亞丁。可得百盧

亞丁

失其本有之識見。蓋比比然矣。勞氏又嘗與本地某武員談。其人爲婆羅門教徒。在軍營已二十年。素號明通。性亦溫良。談次。謂勞氏曰。『吾所語君者。人盡云然。凡盡人所言者。人皆信之。吾告君。彼等猶羣羊然。爲首之羊入於阱。則其他諸羊。亦相從俱入矣。』勞氏問武員。『汝亦信之否。』蓋是時因以油擦彈事。方喧傳英政府欲借此令婆羅門人改教也。武員云。『吾今但告君以人皆如是云云耳。』實則武員亦已信之矣。此又一事也。旣而英政府頒行治疫法於印度。印人以其創所未見。疑駭百端。譟言復作。由普那在孟買東南傳遍印度全境。雖印度之亂源。不盡於此。而此亦其煽亂之一端矣。

勞氏之對於土兵。其設心行政。無不以安撫爲事。故當印度亂時。勞氏能得其忠愛。而不至有貳心者。大抵感於其平時之優待故也。

方亂之作也。勞氏於地方上之防務。先事綢繆。已極完備。曼氣培灣。礮臺修治。後。置兵守之。勒克諾之官署。布置尤周密。設有不測。可爲久持之計。詰誠僚屬。

宜示以從容鎮靜之態度。萬一有警。則應變貴乎神速。亦不可稍涉疎忽。勞氏以地方上之酋長及富室等。平時浹於恩信。必能同心協力。相與禦侮。亂初作時。果如勞氏所料。効忠者居其大半。惟其後亂事日熾。勒克諾人亦不免墮入漩渦中。遂至變厥初心耳。鉛寧嘗致書勞氏。美其鎮守之功。維時窩特之情形。尙無變動。以爲可始終無事矣。不意特里失守之耗至。窩特人以爲東印度公。司之末日將至。遲之又久。而特里不聞恢復。於是始有叛英意。勞氏雖多方撫慰。而人心已去。亦徒見其無益而已。顧窩特之諸酋紳。始終不貳。雖從逆者幾遍全省。獨竭力保護英人。拉奇普德那酋長亨旺沁。其尤著者也。英將巴羅及其部下。賴亨旺沁保護之力。得免於難。惟英人欲招致之。則亨旺沁不從。曰：「爾等併窩特時。余以那華勃之命。故不反對。惟今日之事。余不爲左右袒。當視其所宜者而行之耳。」

至五月之終。而勒克諾之亂作。叛黨雖敗挫。然英員亦陣亡數人。自米拉脫特

里失守後。勒克諾卽繼之。印度中境之亂事。以此爲嚆矢。由是蔓延益廣。不啻勒克諾爲之號召焉。勞氏於六月間。竭一月之力。從事守禦。及聞康波爾失守。叛黨向勒克諾進發。勞氏率兵拒之。時叛黨勢力頗盛。相率渡河。英兵不能禦。勒克諾官署之被圍。始於六月三十日之午後。七月一日。英將巴爾茂乘夜撤退。曼氣培灣之守兵。以保官署。不喪一人。旣而叛黨圍官署益亟。英兵抵死堅守。歷五月餘。外援始至。乃得解圍。其捍禦之勇。載於歷史。至今猶凜凜有生氣焉。

勒克諾雖甚危險。而卒不至於失守者。皆勞氏預籌防禦之功也。不意被圍經旬。勞氏猝中流彈。越四日而殞。臨終時猶諄諄語其將弁。宜堅守官署。毋令叛黨攻入。勞氏噩耗未至。英人決議。鉛寧或謝世。或辭職。或離任。則以勞氏暫署印度總督。及聞其死。人皆惜之。勞氏在印度三十四年。功業卓著。爲印度政界中有數人物云。

勞氏一生事業之成就。蓋有極高尚之心理。以主宰其間。與其弟約翰。均篤信宗教。一言一動。未嘗稍越宗教範圍。惟除其家屬。及其最親密之知交外。絕不以其所信之教強人。而其所以能得民心之故。則尤在於能曲體其風俗習尚。優容而矜恤之。人民有優美之性質。嘉獎之如恐不及。故受治於勞氏者。幾於有口皆碑。謂其處心積慮。無非以造福於民爲事。自印度之土人以至居留印度之歐洲人。異口同聲。無不稱道弗諉者。勞氏之爲人。可見一斑矣。勞氏於印度設立一善堂。收養無告窮民。名曰勞倫斯善堂。此外尚有貧兒院。則專以教育歐洲人之居留印度者。是亦其美德之一端也。

勞氏歿後。卽葬於勒克諾之官署外。其墓碣云。『修天爵者勞倫斯之墓。』觀於此碣。則勞氏之梗概。不啻盡於是矣。

印度平亂記

克雷特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

施脫蘭南

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五年

論印度平亂諸將。其肅清之功。當歸克雷特施脫蘭南二氏。設其時無奮揚武烈之良將。則雖有政治家。亦無所施其才。故良將之功。不亞於良吏。而克雷特與施脫蘭南其功尤鉅。雖稱爲印度之政治家。亦無不可。蓋印度之亂。使無二人以削平大難。則英在印度之勢力。早逐擾攘之潮流以俱去矣。

克雷特者。當時之提督。施脫蘭南其副將也。論官職。則克氏較施氏爲尊。論功烈。則施氏較克氏尤鉅。彙而誌之。足資比較。蓋其立功之時代。固無不同也。當二子受任之時。印度之亂狀。固何如者。維時英政府所訓練之土兵。就孟加拉之步軍而言。七十四人中。叛者四十五人。已繳械者二十人。已遣散者三人。其忠於英者僅六人而已。且戰鬪之地點。又非止一處。而其時人民。類多觀望中立。原叛黨之起事。係屬營中兵變。而地方上之桀黠無賴。與夫貧無立錫者。

爲之附從。至通國中百工食力之徒。則皆心右英人。而不敢違爲之助。蓋其初見英人有飲彈而死者。有逃者。有竭力支持。艱苦萬狀者。其助英人者。則叛黨往往毀其居室。劫其資財。故人民咸惴惴焉。及見英人勢力復振。大多數之人民。乃始相率而助英。顧印度諸王公貴族。其對於英也。非常忠順。絕無觀望之意。此則殊非意料所及。而足以增人之閱歷者矣。某史氏云。印度之亂。如狂風暴雨之驟至。令人驚駭。不料有此一役。而英在印度之勢力。反益鞏固。且若者爲英之仇。若者爲英之助。亦迴不能以常意測度。有如印度諸王。吾人以爲不足恃者也。而反爲英之助。印度土兵。吾人以爲可信者也。而反與英爲仇。觀此可見天下事之不可測如此。非足以增吾人之閱歷者耶。吾英自經此閱歷。乃始有鞏固印度帝國之政策焉。

當亂作後。越數星期而始傳於英。則叛黨已極猖獗。又久之而寶星岡伯培爾始抵戰地。按岡伯培爾卽克雷特之姓。後封爵紳。克雷特其封邑名也。克氏既

至。與寶星黑富祿士姓按黑富祿士即施德蘭南之協力平亂。始報肅清。茲舉當時叛黨猖獗之狀。述之如下。

一八五七年五月初。叛黨起事於米拉脫。英將之駐守要地者。才不足以應變。叛黨之勢遂盛。既釋獄囚。復縱火焚燒英營。直趨特里。據其城。奉特里故王為印度大帝。實則不過假其名義。為號召之具。初非尊而奉之也。由是叛黨益形猖獗。特里一隅。遂為彼等巢穴。其大股匪徒。及附從之羽黨。莫不奔赴特里。如獸之走曠。水之歸壑焉。

特里而外。若康波爾。若勒克諾。尤叛黨始初之中心點地也。康波爾煽亂之首領。為那那薩伊勃。平時貌為順英。而陰蓄異志。輒思待時而動。恆以密謀煽惑印人。受其惑者甚眾。及英營中印兵。揭竿而起。英將赫富斐斐。不知那那薩伊勃之詐。猶以為忠於英也。向之假兵。以守庫藏。那那薩伊勃遂盡揭其昔日之假面具。而公然為叛英之戎首。率其徒黨。圍攻少數之英軍。以計誘之降。復誘

英人登舟。詐稱護送出險。英人信之。不意舟將啟行。岸上鎗炮齊施。擊死英人無算。僅存婦孺若干。則令屠夫斫殺之。投屍井中。其殘忍至此。而那那薩伊勃以此爲非常之勝績。遂自稱曰印度之瑪拉搭大王。以示不奉特里回教人所立蒙古帝之意。

若勒克諾之情形。則有異焉。其地幸有勞倫斯鎮守。以先見之明。預爲防範。故勒克諾官署。雖被圍攻。而能與叛黨相持至數月之久。叛黨盛時。多至十萬人。左右。英之守兵。不過一千七百人。可以見其守禦之勇矣。勞倫斯旋中流彈死。臨終時猶誡其僚屬勿降。及救兵至。圍乃解。總督鉛寧爲通告以讚美軍士云。『歷觀古今戰史。禦侮之勇。罕有如勒克諾者。敵人如是其衆。敵勢如是其盛。守禦者心力交瘁。而勇敢之氣。始終不衰。卒獲最後之勝利。謂非空前而絕後者歟。』

至其他各地。亦頗有受戰事之影響者。全國之交通機關。因是而阻滯。哀格

嘗破圍阿拉哈巴特之大軍械廠。異常危險。西北諸省。地方土亦時有小風潮。特不至於爲亂耳。要其杌隉不安之象。則皆所不免。孟加拉境內。惟皮哈爾一省。頗爲不靖。因其地之田主柯歐沁肆行劫掠。與叛黨相應故也。孟加拉地主之從逆者。惟柯歐沁一人而已。

就被兵諸地。而論其守禦之功。有出人意料之外。尤爲難能而可貴者。阿拉是也。其地之守兵。合英人與昔格司人。不過八十人。地方官二人督率之。以禦三千左右之叛黨。衆寡殊絕。然皆奮勇異常。堅守一小樓。相持七日。敵軍不能破。乃於樓之對面。發礮遙擊。幸經英兵一小隊來救。敵軍始退。是役最著之健將。爲李查包爾。近甫謝世。年八十有六矣。

此外有英政府所極顧慮。而尙能安靖無事者。其所以然之故。大抵由其地之官吏。無論爲英員。爲印員。類皆賢明公正。能得民心故耳。若南印度之回教人民。其中大族。聞北方擁立回帝。古印固不免心爲之動。而尼柴國之回相薩拉

勤善於鎮撫。故不至爲亂。其功頗不小。印度之西境。則全賴孟買巡撫愛爾斐斯東之力。坎西亞華境內。初無一駐防之英兵。而其土王。皆能維持地方之秩序。始終帖然。亦以愛爾斐斯東之爲政。足以聯絡彼等感情故也。若本齋一省。不特無助亂情形。且能以一方而爲帝國之保障。非約翰勞倫斯之爲守兼優。與其部下諸將之能力不至此。他如巴底耶拉之昔格司諸酋長。若勤特那白哈喀伯大拉等。尤以忠順著。非特各出其兵力以助英。且於駐營地點以外。竭力保護英國婦女。復分兵助攻特里兼助英軍以收復特里旁近諸地焉。

印度亂事之發生。距潑蘭賽之戰。之按即克雷飛一七五七年蓋百年矣。當亂耗之未傳於英也。倫敦著名各報紙。方盛稱印度之太平。旣得警信。英人始恍然於印度之真相。會印度提督安生將率兵馳救特里。猝以霍亂死。英廷遂舉克氏繼其任。秣馬厲兵。僅歷數星期。而如荼如火之三萬雄師。已相率就道而向印度。英人猝遇危險。其赴機之神速。大率類此。亦英人之特色也。

克氏蘇格蘭人。一七九二年。生於格蘭斯哥。年十六。入軍籍。既而從征印度。卽以勇敢著聞。嘗冒死輕入絕地。致受重傷。養傷於醫院。創痕未復。聞有戰事。投袂而起。遽出臨陣。此本爲軍律所不許。以戰勝故。得不罪。一八一二年。英美之戰。及中英之役。第二次昔格司之役。克氏皆與焉。以功賞二等寶星。其治兵也。鎮靜而精密。當被賞寶星時。奈比歐謂之曰。『如君者。可謂名副其實矣。』昔格司戰事既竣。克氏欲退休。不得請。克里米亞戰事起。英廷命統領蘇格蘭軍。獲勝於阿爾麻。及克里米亞。罷戰後。滿擬必可退休矣。蓋以年齒論。在大多數之人。莫不視爲可以息肩之日。顧英廷成例。凡國家所倚畀之人。不得以年歲爲進退。故克氏年雖六十有五。而當印度有警。復委以元戎之責任也。或問之曰。『君已準備啟行乎。』克氏答曰。『明日卽行。』翌晨果慨然就道。時一八五七年七月十一日也。命下之日。克氏語人曰。『吾起自行伍。從軍數十年。幸蒙天佑。至於今日。主上不以爲衰朽。而委以莫大之任。余又何敢稍自暇逸。而

不犧牲其生命耶。一觀此數語。克氏當日之精神與會。可見一斑矣。

克氏以一八五七年八月。蒞印度提督任。自是盡瘁於軍務者凡三年。至一八六〇年之六月乃已。其躬自臨陣者。不過在北方諸戰役。中境南境之事。則委諸副將黑富祿士。克氏特遙制而已。而總督鉛寧。對於軍務。亦復同心協力。與克氏和衷商榷。俾盡其才。是又克氏莫大之幸也。

克氏之勤職。出於天性。又復慮周藻密。不欲以僥倖成功。故無事不預爲之備。方略既定。雖戰地較遠者。不難遙爲指揮。人第見其戰功之鉅。而不知其致此也。亦殊不易。蓋至所向有功。而心力亦已交瘁矣。克氏分軍爲三。一由西路進。一由南路進。自將中軍。留駐加爾各搭。調集援軍。以爲後盾。兼備水師一隊。時特里被圍已三月矣。至一八五七年九月。克復之。勇將尼哥爾遜歿於陣。尼哥爾遜由本齋調至。圍攻特里。皆賴其力。大功甫成。將星遽隕。聞者惜之。本齋邊境之民。多迷信神鬼。至今猶然。尼哥爾遜之治績。素爲民所愛戴。邊民相傳。每

夕輒聞俾沙華山谷間有馬蹄聲。謂卽尼哥爾遜顯靈。此蹄聲一日不絕。則尼哥爾遜之治法。卽一日不可廢。故至今猶爲人所稱道。及寇藏總督印度。乃建紀念碑於特里。以表彰尼哥爾遜之功烈焉。

英軍既克特里。奏凱入城。大宴於舊時蒙古帝之朝堂。軍士咸祝英王萬歲。歡呼載道。慶英之得恢復勢力於印度也。於是遷蒙古帝於緬甸。其諸子復相繼歿世。蒙古朝亡。按特里之克復。爲英人平亂之第一步。非是則英在印度之勢力。猶搖搖如懸旌。其成敗尙在未定之天也。克氏聞捷。時尙在加爾各搭。急馳書特里將軍。致慶賀之意。

特里既下。英人之心理目光。乃移而注射於勒克諾之勝負。先是七月間。亨利哈武祿。已迭次奮力進攻。冀解官署之圍。不克。緣其時疾疫流行。又遭水患。軍務爲之阻滯。軍士又極疲乏。不得不坐待援兵。迨八月中旬。而奧脫蘭始以援兵至。奧脫蘭官階在哈武祿上。哈軍應歸其節制。顧奧脫蘭之爲人。素以大度。

著。謂哈武祿曰。君戮力已久。吾不欲奪人之功。以爲己有。願盡力內政。以爲君助。疆場之事。余惟執鞭以相從於麾下耳。旣而哈武祿與奧脫蘭合兵。始得攻入勒克諾。時一八五七年九月。收復特里後之五日也。是役立功之勇將甚多。而奧爾福次之功尤鉅。其最後之勝績。屬於奧爾福次。奧脫蘭爲當時健將。然於奧爾福次之戰功。亦傾倒不置。嘗曰。「吾可愛之英雄奧爾福次乎。彼其所爲。固非僅勇敢二字足以盡之也。」

顧是時勒克諾官署守衛兵。得此暫時之援救。其氣固爲之一壯。然有待於繼起之應援者。尙未已也。官署外之敵軍。雖已撤圍。驚魂爲之一定。然守衛兵猶未能脫此險地。阿勒摩拔以外。猶盡在敵人掌握中。直至十二月間。克氏親率大軍至。而勒克諾之英軍。乃真獲救矣。克氏以十月杪離加爾各搭。中途戒備甚至。十一月初抵窩特。劇戰數次。始救出勒克諾被圍之兵。送至笛爾哥休。越二日而哈武祿卒。莫不惋惜。克氏復救出圍城中婦孺。及受傷諸人。載往阿拉

哈巴特叛黨丹底亞篤皮素驍悍。率大軍以拒克氏。克氏擊走之。然其時勒克諾城。尙爲叛黨所據。至一八五八年之春。始克復之。

方叛黨之棄城而遁也。奧脫蘭擬遣兵追襲。殲其餘衆。而克氏以兵力已疲。欲休養其精神。以備後用。又恐損傷士卒。故止。奧脫蘭勿襲。時勒克諾之叛黨。已悉數他竄。又經數次之劇戰。而窩特與勞希根始次第肅清。其最後歸順者。則在一八五九年之冬。於是窩特全境。無復叛黨之蹤跡矣。英軍所獲之俘虜。有名伯顯特者。卽在康波爾屠殺英人之主謀也。聞者咸爲稱快。

其繼則有皮哈爾諸戰役。叛黨領袖柯歐沁死焉。皮哈爾人亦次第就撫。最後之阿若摩加一役。英軍極爲危險。柯歐沁預伏兵數千人以待。副將麥克爾爵紳以血戰克之。

克氏以印度之役。得受封爵。至一八六〇年。乃去印度。維時大亂已平。英政府方籌辦善後。克氏皆目覩焉。歸國三年而卒。以平時深得衆心。故其死也。國人

皆哀悼之。葬於韋斯明斯德之大教堂。異數也。其墓碣有云：「克雷特之死。上而君后。下而陸軍。以至通國之人。莫不同聲歎惜云。」

至中印度之軍務。則悉由黑富祿士

卽施德蘭南爵
故以下亦稱施氏紳

主持。一八〇一年。生於

德國之柏林。幼習兵學。年十九。入行伍。性機警。優於軍略。阿爾蘭有亂。施氏以軍弁從征有功。嗣復立功於馬爾他島。其治軍也。智勇而外。兼以仁愛。其軍中嘗遭疾疫。臥病者甚衆。施氏日必躬往省視。就病榻撫慰之。待士卒甚和易。又善鼓勵。故咸樂爲之盡力。會土耳其與埃及構兵。施氏奉命赴敘利亞。與土耳其將奧買爾合。敵兵來犯。施氏率阿拉伯驍兵擊退之。奧買爾恃以無恐。土耳其王嘉其勇。贈以佩刀勳章。普魯士王弗得力維廉少時與施氏俱肄業柏林之武備學校。至是亦贈以聖約翰十字勳章。并稱爲舊時同學少年。以表敬慕之意。

既而英廷簡爲駐敘利亞之總領事。施氏天懷鎮定。其在軍中。從無慌張失措

之態。在敘利亞時。其地嘗有內亂。地方人民。分爲兩黨。相與械鬪。鳴鎗發礮。如兩軍之對壘。施氏單騎馳入兩黨間。於鎗林彈雨之下。苦口和解。兩黨遂息兵。又嘗救敘利亞之基督教徒數百人。躬自護送出險。直至俾魯德。中途以婦女荏弱。不能長行。以己騎讓之。而步行以隨其後。會俾魯德虎列拉疫流行。死者甚衆。歐洲人除一醫士及童貞女數人外。其相助爲理。看護病人者。僅一施氏而已。

一八五一年。施氏爲君士但丁英公使之書記官。時公使爲史德蘭福。嘗因事離任。施氏署理其職。會俄公使迫令土耳其王署一密約。王殊不願。而力不能拒。其相臣乃陰告施氏。請英國調兵艦至。冀借其力以懼俄。施氏領之。既而此議未果行。然俄使之狡謀。因是漸戢矣。

克里米亞之戰。施氏奉命率師與法軍合。法之諸將甚德之。其元帥請贈以勳章。蓋西拔斯多卜戰事以前。聯軍已迭獲勝仗。皆施氏之力也。一日與俄軍大

戰。值天霧迷濛。俄營中見一瘦長之將軍。策騎自大道馳下。維時鎗聲隆隆。火焰四射。而此將軍者。意態殊鎮靜。端坐馬上。絕不左右顧。然俄軍所發之彈。無一中者。頃之。忽見其自馬墜下。馬亦躓矣。乃僅閱數分鐘。則見將軍又躍登馬上。若不知身在鎗火之下者。策馬自原路而回。俄人驚以爲神。乃止其軍士勿攻。此將軍卽施氏也。克里米亞戰事既竣。英政府賞其功。勅封巴圖魯。既而東方亦有戰事。則又予施氏以立功之機會。其所立之功。較西方爲尤大。蓋不特顯其爲勇敢之軍人。而尤見其有天生之將略焉。

施氏中印度之戰功。直堪與中印度之地名。並垂不朽。其中如克復乾恩西。干爾比格華。遼諸炮臺。戰功最鉅。而乾恩西一役。關係尤爲重要。使提督克雷特得長驅北伐。無後顧之憂者。皆此役爲之。克氏嘗致書施氏。以諧語出之云。『設不得乾恩西。則余惟長此狼顧。將使余頸堅硬如鐵而不能稍轉耳。』可見此地之關係於中印度者。如是其重。宜乎叛黨竭死力以守之。而施氏克復之。

功爲不少也。

印度全境其仇視英人最甚者莫如乾恩西。一八五七年六月乾恩西人嘗虐殺英之男婦約七十人。將行刑時由乾恩西之官紳及商界領袖押赴刑場。回教士及狂暴之徒爲之前驅。沿途高唱谷蘭經中詩歌。按谷蘭經即回教聖經中有語云。『不信回教者致之死地。』刑場在回教堂附近。既至其地。命所囚之英人排立場中。令屠夫殺之。剝其屍爲數塊。此與那那薩伊勃慘殺康波爾英人無異。惟一則出以詭詐。一則公然行之。無所顧忌。要之無非貽臭於後世而已。此慘劇之由來。則因乾恩西王妃恨達爾好西。頒行繼承新律。奪其王位。故銜英人刺骨云。

時那那薩伊勃已自稱爲俾世華。遣丹底亞篤皮率二萬人助乾恩西王妃以拒英人。施氏知欲收復乾恩西。非先擊敗丹底亞篤皮不可。既而果大敗之。擊殺其衆千五百人。盡獲其大礮。及其輜重。施氏乃得專力以攻乾恩西。邑人竭

力抵禦。甚至婦女亦登陣相助。供載運軍火之役。王妃與諸嬪婦服華美之衣飾。日登城樓高處觀戰。雖寒夜無間。英軍以計毀其城垣。城內之人。見城將破。益死戰。既而英軍斬關入。乾恩西人乃傾火藥於宮中地板上。放火焚之。并其所攜之火藥袋。亦然以火。當戰鬪最烈時。施氏傷其乘騎。最後兩軍在宮中。劇鬪於馬廐間。久之始已。是役英人所得之俘虜品。內有英國聯合旗章一。係昔時總督維廉彭丁克嘉乾恩西前王之忠順。而賜以酬庸者。其王出時。恆以此旗爲儀仗之前導焉。

初。乾恩西王妃。預令一騎伺候於宮門外。及事急。自樓窗躍下。抱其嗣子。策馬遁去。英兵入乾恩西城。於城中婦孺。均善待之。與乾恩西人當時之虐殺英國婦孺。截然相反。施氏嘗紀其事云。吾英軍士。非不憶乾恩西施於英人之慘劇。特英人之觀念。以爲虐待婦孺。非人道主義。不論若何。婦孺要當在寬免之列。若英軍之所爲。不特寬免云爾。又復憫其窮苦。出其所得之餉銀。分贈而調恤。

之仁暴之間判若天壤。是可以見英人之程度矣。

克復乾恩西在一八五八年四月。其王妃與丹底亞篤皮退據干爾比。負隅以守。施氏率兵進攻。丹底亞篤皮迎擊於中途。大敗之。丹底亞篤皮喪士卒六百人。斃十五尊。然是役英人亦殊危險。交綏之際。英軍忽中暑。紛紛倒地。旋及施氏。倒地者三次。醫生灌以冷水。始蘇。然猶鼓其勇氣。激勵諸軍。卒獲大勝。顧王妃與丹底亞篤皮復於其間得培恩大諾華勃之助。培恩大諾華勃亦叛黨首領之一也。施氏恐敵軍斷其與克雷特交通之機關。急馳兵向干爾比。冒暑過征。異常辛苦。然皆激昂奮發。絕無畏葸不前之態。一日。師宿某地。施氏見罹病及受傷之兵。臥於地上。身衣戎服。首枕行囊。因詢以若何患苦。旁立之醫生答曰。彼等他無所苦。惟恨不得隨君。於明日共搗黃龍耳。兵士亦點首微笑。以示默許。施氏部下之軍士。其勇於赴敵類若此。施氏嘗曰。『此等高貴之軍人。從無怨懟之色。轉戰於灼肌炙膚之烈日中。神疲力竭。至於中暑倒地。然猶強起。

支持。忠勇勃發。不使重余之顧慮。卽令困憊已甚。或偶焉熟睡。及一聞余之號令。則皆立時躍起。戎裝待命。踴躍之狀。殊難言喻。嗚呼。施氏有此等軍士。宜乎其無戰不勝矣。及戰於干爾比之城下。乾恩西王妃與丹底亞篤皮又大敗。遁回炮壘。英軍進迫之。二人突圍而出。先是叛黨於勤那河上。歃血爲誓。并攜鴉片自隨。示無還意。故是役殊死戰。干爾比既下。施氏通告其軍士曰。『爾等身臨強敵。旣勝其衆。復憐其困乏無依。加以保護。待仇敵如待朋友。余日擊爾等於酣戰時。猶留意彼等之幼弱。不加傷害。爾等真不愧爲基督教之軍人哉。此爾等所以所向有功。自西印度轉戰而來。終得飲馬於勤那河也。』施氏之克復干爾比。一如其事前之經畫。鉛寧馳電賀之曰。『君奏此大捷。實爲諸勝績之冠。余敬獻一掬之誠以謝君。并謝君之軍士。』

施氏以病體不支。擬乞假回國。然其功猶未竟也。時格華遼之礮臺。尙爲叛黨所據。麥哈拉加辛提阿率師馳赴勞希根。欲與克雷特合兵。共攻敵軍。反爲丹

底亞篤皮與乾恩西王妃所敗。除親兵若干人外。餘悉降於敵。麥哈拉加猶思竭力招撫。不意軍士倒戈相向。乃逃奔哀格拉。僅以身免。施氏先據莫拉爾營寨。以爲進規礮臺之計。及戰。乾恩西王妃身先士卒。服紅衣褲。首纏白巾。項下垂一珠串。係刼自辛提阿宮中者。珠價甚鉅。蓋數百年前葡萄牙人之物。爲瑪拉搭人所奪取者也。王妃戰敗。受創甚劇。臥帳幕中。盡解所佩珠寶。分賜軍士。遂卒。年僅二十。王妃勇敢善治兵。其卒也。軍士咸慟惜不置。就戰場中。以盛禮焚其屍而葬之。英軍遂收復格華遼。麥哈拉加乃還。設盛宴以饗施氏。且欲以蛇文勛章贈英之諸將士。鉛寧允之。英國政府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至是叛黨悉已解散。惟丹底亞篤皮在逃未獲。至一八五九年春。由其黨告密。英人就而捕之。縊殺於是年之四月。

格華遼既下。中印度之亂悉平。有某員綜紀中印度之戰事云。一時閱五月。中印度軍士所歷之地。計一千零八十五英里。其間歷無數之大川。奪獲戰炮。約

一百八十五門。得築有濠溝之營一。築有礮臺之城二。及大礮臺二座。類皆守禦堅固。未易猝破者。又苦戰十六次。奪獲小礮臺二十座。其所與對壘者。以印度最勇猛之將。率印度最驍悍之軍。而施氏當之。絕無懼色。所向有功。非夫智勇兼全者。曷克臻此。」

英國得印度捷報。上下議院。咸馳書施氏。表感謝之意。且賜以寶星。按施氏一生功業。皆本於天材之美。時遇危險。未嘗苟免。亦不肯以此輕縱敵人。凡其所爲。無不振作精神。且必貫徹始終而後已。其行詣之足以爲人模範者。曰懇摯。曰有恆。曰無懼。其赴機之速。臨陣之勇。輒令敵軍爲之膽落。印度人驟觀施氏。似亦了無異人處。及與交綏。則往往不寒而慄。不自覺其辟易也。施氏深知印度人性強悍。樂於戰鬪。常誡其軍士曰。『爾等遇敵人。當直前攻之。毋中餒。如敵人退却。亦宜奮力圍攻。務一舉而殲之。疆場之間。勿令有退師之餘地。逃遁則追襲之。務使片甲不還而後已。』蓋施氏之將兵。實具有拿破倫之性質。故

全軍皆倚若長城焉。

一八五九年英廷以施氏爲孟買陸軍提督。其明年克雷特去印度。施氏遂陞授印度全境陸軍提督。當受命時。謂人曰。『余今得此職。乃托上帝之佑。而非余之功也。余當小心翼翼。勉承其乏。則後此之建樹。正復無限。余若稍自滿假。則凡所當爲者。卽不能盡力爲之矣。』

施氏既任事五年。辭職而歸。印度陸軍諸將士。咸依依不捨。設餞於昔摩拉席。間奈比歐起而言曰。『自來印度之陸軍統領。求其能專心致志。以盡力於軍事者。殆無過於施脫蘭南矣。印度陸軍之發達。莫甚於今日。皆施脫蘭南之功。三軍之士。視戰勝攻取。如操左券。以恃有能力之大將。爲之統率故也。此豈以前之將領。所能有此勝績哉。』施氏既歸國。英廷封之以爵。泰晤士報代表國民歡迎之意曰。『吾等敬爇心香。以迎立功歸里之大將軍。此大將軍之榮耀。直不啻當時羅馬凱旋之大將焉。嗚呼。可謂榮矣。』施氏以一八八五年暴卒。

於法國之巴黎。

印度再造記

勞倫斯男爵一八七九年五月

諺曰。兒童者人之父。是言之意。蓋謂兒童時代。爲人一生行誼之基礎也。故欲紀某人之功業者。不能不先述其少時之事。夫遺傳性之於人也。關係甚鉅。一生之行誼。恆不能出其範圍。父母有優美之性質。其子女自多賢俊。英人恆言。男子往往效其母。女子往往效其父。此言良信。故母之賢否。關於子之一生者甚大。勞氏之父母。皆有美德。勞氏兼其父母之遺傳性而有之。其篤信宗教之心。傳自其母。其一切舉動。與敢於冒險之性質。則得諸其父云。

勞氏之父。係一軍人。生四子。均立功於印度。二子尤著。人皆以英雄稱之。一名亨利。以堅守勒克諾。人稱爲勒克諾之英雄。一卽是卷所敘之約翰勞倫斯也。教育名家。恆視兒童喜讀何書。卽藉以知其性質之所近。勞氏在塾中約八年。於所授之課。均不甚注意。獨喜誦名人伯魯泰之傳。心移神往。頗得觀感之力。

又嘗肄業於阿爾蘭北境之倫敦特雷。其地古時嘗被兵爲敵人所圍。城中人力拒之。守禦之勇。著於歷史。勞氏習聞其事。大爲感動。終身不忘。故其後任印度總督時。當衆演說。自述其生平得力之處。謂少時就學於倫敦特雷。景仰先烈。獲益非淺。印度之亂。余所以殺敵致果。得奏底定之勳者。皆諸先烈之熱血爲之模型。足令余聞風興起耳。初。勞氏少時。或問之曰。『子他日將何所爲。』勞氏曰。『余父爲軍人。余亦爲軍人而已。』旣而迫於家計。不得不棄其世業。舍武就文。乃決意擬就東印度公司書記之職。先肄業於海來勃雷之東印度書院。二年卒業。遂赴印度。勞氏一生之功烈。蓋發軔於是矣。今之由英赴印度者。其行程時間。不過兩星期內外。而當時交通未便。非數月不得達。故勞氏以五閱月之行程。始抵印度。時爲一八三〇年。勞氏年僅十九。先至加爾各搭。維時其地甚不宜於衛生。迥非今日之比。居未幾而病。頗悔冒昧來印。頓動歸思。常對人言。倘於內國得有百鎊之歲俸。寧捨印度而歸云。克雷武在麻打拉薩。

亦嘗有此觀念。顧使此二人早離印度。則其有損於英者。良非細故。蓋其始無克雷武。則英人未必能得印度。其後無勞氏。則當印度大亂。得失存亡間不容髮之際。其能恢復與否。正未可必耳。

勞氏爲就職於印度計。在加爾各搭時。卽肄習東方各種語言。當時凡欲入印度政界者。非通知東方語言不可。公庭用波斯語。民間則通用印度土語云。勞氏之入印度政界也。初爲特里知事。頗有政績。其報告中有云。『吾乃知行政官之職任矣。吾今所治者。固一通都大邑。而農業重要之地也。吾交接其各種社會。熟察其犯罪之人。而盡得其狀況。此間人民。皆以農爲業。其中種族不同。而同歸於農。余皆一一考察之。於是若租地章程。若農事。若水利。以及人情風俗。莫不加以研究。爲後日出治之具焉。』觀此數語。可見勞氏當日。已深知爲政者。非有辛勤恆久之功。不可以臻上理也。其於治道。思過半矣。勞氏後來之功業。其植基於辛勤恆久之功者。卽在特里。此非獨在特里之本

境而已。凡特里鄰近之地亦皆爲勞氏閱歷之所及其治印度也。最注意農民亦得力於是時。蓋習見特里之農業情形。觀其年代久遠之村莊。與夫耶德人。民安分務農之性質。而憐愛之念。不覺油然而生。務欲爲印度農民造福。故其後總督印度時。遂有改良農務之種種政績焉。

印度於一八一七年。

按此係印度曆印曆紀元始於耶穌降生前五十七年此大略即指西曆一七六〇年至一七七〇年事在特里英管轄之

前數年嘗遭大饑。特里亦災區之一。至今人民猶能言之。鄉間歌謠有述當時災狀者。穀價貴與榷果等。麥價貴與葡萄乾等。惟商人尙得生活。耶德農民死者相望。耕牛均餓斃。田車至無所用。已字之女子。以乏食故。不用婚禮。歸其夫家。災狀之甚如此。及勞氏仕於印度。又值歲饑。目擊飢民慘狀。深印於心。久而不忘。恆誠其僚屬曰。『國課固不可不完。然值此災稜之際。取民之事。不宜操之過蹙。母牛有乳。犢乃得食。觀此可以悟矣。』勞氏最喜居帳幕中。冀藉以察知農人之情況。愛民之心。始終如一。嘗周行所屬。有來見者。輒和顏悅色以接之。

方勞氏之初仕於印度也。地方官吏。於一切設施。得以便宜從事。非若今日凡事均有定章。不得有行政之自由也。至勞氏之政績。可以數言括之。曰無日不與民相親。民有呼籲。則垂聽之。民有疾病。則調護之。甚或躬任看護之事。達聰明目。以受盡言而察庶物。此其所以能蜚聲於政界。而卒成爲一代之偉人也。勞氏自一八三〇年任特里知事。凡九載。以賢良著聞。至一八三九年而染印度之熱疾。不得已。辭職而歸。病愈復赴印度。時哈定奇爲總督。素有知人之明。人比之英相維廉比德。一八四五年。哈定奇至特里。一見勞氏。卽深器之。以其悃愾無華。而至誠惻怛之意。溢於眉宇間。遇事不避勞瘁。雖細故無不躬親。且知其具有大志。可以勝艱鉅之任也。會英人於皮阿斯及瑟德來奇兩河間。得昔格司人之屬地。哈定奇以新附之衆。治之非易。非勞氏莫屬。遂以勞氏任之。蒞事未幾。而第二次昔格司之戰役起。先是勞氏待遇其地之酋長。或僅視爲貴族。或稍假以事權。一如昔格司人所以待遇之者。蓋以順民情也。故人民無

不悅服。而多數之酋長。頗懷怨望。勞氏嘗曰。『今使舉昔格司之酋長。而悉令其尊榮如故。謂可以收懷柔其地之效。此大誤也。以三十萬金予其酋長。以市其心。不如以十萬金予其人民。薄其稅斂。使蒙樂利之爲愈矣。』故當第二次昔格司之戰。諸酋長咸謀起事。而勞氏應變之神速。乃其平生長技。一聞某處有警。卽與其僚屬星馳赴之。往往先發制人。不逾時而戰具悉備。所過之地。輒集其村中父老。置刀筆各一於其前。詢以願受治於何物。則皆欣然曰。『願受治於筆。』筆者以喻文治。刀者以喻武力也。今雷福阿有勞氏遺像。手執刀筆二物。卽本於此。要之勞氏抑制酋長之政策。爲人民所歡迎。蓋舊時昔格司之酋長。類多暴虐。人民之生命財產。危如累卵。今削其權力。損上而益下。故閭閻咸愛戴之。而揭竿謀叛之舉。於人民初無與焉。

第二次昔格司之戰既終。英總督達爾好西知勞氏才。以新得之本齋。既建爲行省。急需善後。乃設行政大臣三人。其一以勞氏任之。既而裁去二人。專任勞

氏。於是一切安民和衆除舊布新之政策。悉責諸勞氏一人之身。而勞氏之賢能益顯矣。嘗謂人曰。『余治此新造之邦。亦惟盡力於教養二端。凡地方官吏力所能爲者。余將無不爲之。』其治理本齋之術。此數語其要鍵也。又以佐治之員。關係重要。故必選其年富力強精神振作者。而復本身作則。以爲之率。昔德國皇帝嘗於演說中論及基督教之始祖。謂爲自古以來地球上人類最高之模範。顧謂諸皇子曰。『爾曹宜努力自尊人格而勉盡其天職。』若勞氏可謂能盡其天職者。其治本齋也尤甚。故能爲羣僚之模範也。本齋爲新得之地。一切政治。初無前例。任賢能者自爲之而已。其官吏既不爲成法所束縛。則惟以勤敏果斷。爲出治之本。而於是自治之道爲尤要。至於行政。並非漫無規則。特無成文之法律耳。此等治法。實含有專制政治之性質。故人稱印度英政府爲開明專制之政府。殆確論也。且當時官吏。恆以一人而兼治數事。故能洞悉民隱。如司法。如財賦。如一切民政。初非分職而治。凡官吏無不有其責任。地方

上向來之習慣。舊有之建設。卽爲定法之基礎。斟酌而損益之。遂從而執行焉。一言以蔽之。有治人而後有治法。無以名之。名之曰人治之政府。有此政府。而後民間之疾苦。有所陳訴。政府爲之宣滯導鬱。去其所患。而民乃不至呼籲無門矣。至勞氏之對於僚屬。所最深惡而痛疾者有二。一曰顛預。一曰闖穴。必使人人知其職任之所當爲而實行之。顧其職任頗不輕。凡爲其屬員者。皆令遍歷全境。周知民隱。派往何地。立卽啟行。此事非善騎者不能勝任。而勞氏與其屬員之善騎。不下於奈比歐。奈比歐者。本齋之陸軍提督也。勞氏嘗致書詢以擬駐營何地。奈比歐未答。一日。勞氏與其屬員乘騎出。奈比歐適與部下亦乘騎而來。相遇於途。勞氏又詢之。奈比歐曰。『從我來。』遂疾馳前行。勞氏與屬員亦疾馳隨其後。行久之。奈比歐見其善騎不下於己。遂戛然而止。指謂勞氏曰。『駐營之地在是矣。』今所稱米陽茂軍寨。卽其地云。

勞氏等所用不成文之法律。可以數言括之。曰。凡事必目擊。必躬親。隨地研究。

則已受其益。以此爲治。故官民之情通。彼此可以相喻。勞氏以爲官吏之患。莫患乎有偏私之心。而昧於民情。此二者足以召怨而致亂。治新得之地。以固結民心。使民無怨爲第一義。觀於後日印度之亂。本齋境內。獨始終効忠於英。絕無攜貳者。以勞氏之善政。足以固結人心也。其所以能如是者。蓋由自勞氏至於下吏。莫不秉忠恕之心。以施諸政治耳。羅馬人有言。『吾旣爲人。則推吾之好惡。可以知人之好惡。』希喀士比歐英詩家大謂『天性所感。四海可以爲一家。』勞氏等之爲政。可謂深得此義者矣。當第二次昔格司之戰。勞氏時爲本齋南境之行政大臣。慮其地人民之從逆。乃出一示諭云。『爾等之休戚。在吾視之。卽吾之休戚也。爾等或以一時之昧。陷於罪戾。宜束身來歸。余不爾罪。』云云。至今傳爲名言。

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七年。凡十五載。爲勞氏著績印度之時代。英廷嘉其功。賞以寶星。不意至翌年而印度之亂作。政通人和之景象。一變而爲亂事如

麻之世界矣。

印度之亂。深識者未嘗不先見及之。特不料其猝然暴發耳。而印兵之欲以此恢復回教王國。尤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其起釁之原因。初非一端。勞氏之意。以爲全因頒發油擦之彈。致動婆羅門教徒之恐懼而起。然平民亦有起而應之者。則非僅爲兵變可知。種種原因。已具詳前數傳中。茲不復贅。當變起時。勞氏知必釀大亂。乃亟亟爲保守本齋計。軍士之不甚帖服者。悉令繳械。嚴守鎗炮廠。選擇偵探隊。分布全境。有謀蠢動者。乘其勢之未熾。立平定之。本齋境內。英國官員甚少。然皆處以鎮靜。絕無張皇之態度。以示不畏強禦之意。其地所以能安然無事者。尤在於此。勞氏尤勇敢。自在俾沙華令印兵繳械而後。人心益爲安謐。蓋俾沙華爲本齋邊界。其關係尤重也。當特里之未下也。勞氏招募諸大酋長。使從軍役。皆欣然投効。其較小之各酋長。亦俱自告奮勇。勤特酋長且宣言於衆。謂托庇於英之宇下者已五十年。自當助英以報。亂平後。總督鉛寧

大會酋長於雷福阿於勤特酋長。深致嘉美。曰：「今日蒞會諸君。固不乏盛名鼎鼎。不媿爲吾英之忠藩者。其他或名位稍亞。而當存亡危急之秋。爲吾英戮力戎行者。亦頗不少。然欲求全國之人。皆以忠勇著者。則惟本齋之勤特而已。」勞氏以恢復特里爲平亂之第一要鍵。急挑選勁兵。發往特里。援軍絡繹不絕。軍需亦未嘗缺乏。莫不多勞氏之才。而歎其賢勞之備至焉。其一隊係本齋諸部落之獵人組織而成。所衣者卽彼等自製之服。此隊於圍攻特里時。無戰不與。至爲得力。出發時全隊共八百人。戰鬪四月。生還者僅二百五十人。又有馬若皮昔格司軍隊。亦勁旅也。此外凡可用之英兵。無不遣發淨盡。本齋境內。無一健卒。而人民安堵如常。使非勞氏平日撫字之力。有以固結人心。其又曷克臻此。

特里之克復。大半係勞氏所遣援軍之力。綜計大小戰事。前後凡三十餘次。敵人恆乘夜來襲。英軍防守不少懈。故人咸謂特里之英軍。晝則交綏。夜則巡哨。

日夜不得休息云。

特里既下。捷音所播。遐邇莫不注意。亂黨爲之奪氣。其影響且遠及於喀布爾。不及三月。而本齋各鄉村相繼設立之小學校。多至七百所。則地方上昇平之象。可想見也。亂事一定。而勞氏之宗旨頓異。其初防人民之蠢動。則專主嚴厲。冀遏亂萌。其屬員某謂推勞氏之意。以爲流血愈速。保全愈多。蓋謂懲一可以儆百。平亂速則殺人少也。亂之既定。專主公平寬厚。有欲以多殺報怨者。勞氏竭力反對。謂宜誅厥渠魁。赦其脅從。嘗謂人曰。『上帝以好生爲心。凡人莫不受上帝之審判。吾等既賴上帝之仁慈。得免滅亡之禍。卽當推此心以加惠於他人。試一審思之。則知吾等今日仍得安居印度者。上帝實默佑之。使其舉吾等從前現在之罪過。而一一指數之。又安能得其庇護耶。』

曩時特里嘗聯合於本齋。至是遂歸勞氏管轄。爲籌善後。特里人感勞氏之寬厚。莫不悅服。顧勞氏頗歸功於其僚屬。而其僚屬。則以勞氏之讓美勿居。尊崇

尤至。無施無伐。蓋其天性使然。英總督以克復特里皆賴勞氏之力。英在印度之領土。藉以保全。於是內國政府。加以種種之榮譽。通國之人。咸感頌不置。勞氏則曰。『吾以子身居本齋。而得安然無恙者。天實佑之。非余之功也。』其謙抑如此。

顧勞氏屬員。以其有大功而不得膺封爵。頗以英廷懋賞。未能盡愜人意。而勞氏顧淡然。蓋其心理。頗合於希臘司多伊噶派之哲學。羅馬大將噶多之友。嘗至紀功堂。其間皆功臣之像。獨噶多不與。及歸。以告噶多。噶多曰。『君覓噶多於彼。不如見噶多於此之爲愈也。』勞氏之心理。蓋亦猶是耳。

一八五九年。英廷以本齋之行政大臣。爲印度之副總督。勞氏擢陞此職。然未幾卽乞假回國。尋爲管理印度部之參議員。久之被舉爲印度總督。英人聞之。咸爲英屬印度慶得人。以爲是職非勞氏莫屬也。命下之日。勞氏猶歛然曰。『余不才。烏足以勝此總督之重任。』一時當大亂之後。撫瘡痍而復秩序。責任至

重。非勞氏之賢能。不足以舉其職。故羣情之屬望尤切。勞氏素以愛民著聞。又熟於印度土語。英人中殆無其匹。以爲印度總督。其勝任愉快。當無待言。而勞氏則曰。『此等重大之責任。雖大賢大勇者。猶慮弗勝。甚或以此而隕其身。卽令成功。特天幸耳。庸足重乎。』且達氏之所難者。不僅在印度之行政一方面而已。英人於海外之領土。其所派行政代表。往往爲國中貴族。論勞氏之才德。固不愧爲英國行政之代表。而其出身。則爲平民而非貴族。與向時所簡之印度總督迥異。又向爲印度總督者。必先嘗於政治上著名於內國。勞氏之功業。全在印度。且起自文職。勞氏私心揣測。以爲一般同寅之文官。或不過視爲彼等之領袖而已。一旦擢陞總督。兼統文武。豈遂翕然無間言。是皆困難事也。然勞氏雖知其難。而以爲此實藉手立功之絕大機會。故遂受總督之命而不辭。以一八六四年抵印度之加爾各搭。

勞氏任總督時。印度安寧無事。似無可以表見者。顧勞氏之任事於印度也。三

十四年於茲矣。以前之種種設施。固已膾炙人口。總督任內之政績。特於已有之榮譽上益復加增之而已。其最著之事。莫如東北西北兩處界務之交涉。阿富汗酋長休阿連向本叛服無常。至是亦懾於勞氏之威名。與英修好。俄羅斯知其欲聯合以防俄也。一八六九年。休阿連與英總督梅育會於安巴拉。俄國報紙紀其事而論之曰。『印度之英政府。慮俄人涉足於中亞細亞。故急急焉築一牆以阻之。此舉卽其起點也。』勞氏治理邊民之政策。不外懷柔二字。使獷悍之民。漸以馴擾。而成爲善良可用之材。久之。明效大著。對於各地之年少酋長。尤注意於其教育。敦勸各土王。勉力教育其子女。嘗於雷福阿大會時。謂諸酋長曰。『君等不特當善教諸子。卽女教亦不可忽。須知欲求政治之美善。殊非易事。非勞身焦思。心力俱殫。則善政不可得而致。有善政斯有令名。善政若何。公平慈惠之謂也。然非教育。則無以爲善政之本。自來英雄豪傑。以武功顯者。雖震鑠於一時。歷時既久。人或忘之。惟賢君誼辟。其事業永垂不朽。願君

等之注意於此也。『勞氏之鼓勵教育多此類。其後梅育繼任總督。教育事業。遂見諸實行。然窮源探本。則勞氏發起之功。固不可沒已。』

勞氏總督印度之政績。其利民最巨者。爲關於民間地產之一大問題。其視農民佃戶之權利。重於業主之權利。雖於業主非有所苛待。然僅予以尋常應得之權利而已。非能如農民佃戶之格外優待也。

人常謂『印度人民之所願欲者。聽其自然而已。何足措意。』又有多數之人。謂『治理東方人之善策。莫如便宜行事。』爲是說者。蓋皆視印度人民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以任其自然爲政策者也。勞氏則不然。謂英治印度。宜以良心爲主。嘗曰。『吾人盡力所能。以謀印度人之利益者。非爲印度人起見。乃一己之良心使然耳。』其存心若此。故絕無專制抑民之舉。治本齋窩特時。專以利益農民佃戶爲主。亦此義也。蓋勞氏深知欲固印度帝國。首在貽農民以樂利。故其政策全注意於此。嘗語其僚屬曰。『吾必使居此土者。皆自

有其田疇之可耕。室家之可樂。豐衣足食。俯仰無憂。乃始快然於心耳。其憐愛鄉民之意。溢於言表矣。

勞氏之加惠於農民也。其政策所表見者。有數端焉。一爲所定本齋之地租律。一爲窩特之租金章程。復推及於孟加拉之農民。於是又有孟加拉之地租律。又其任總督時。適值奧利薩大饑。故尤注意於振興水利。改良交通機關。印度自大饑後。國人方知水利之宜亟。印度財政大員某。至謂「印度人以水爲生命。較黃金尤貴」云。印度政府所設水利專部。卽創始於勞氏。至改良交通機關。亦因目擊奧利薩饑荒之際。以交通不便。民多餓死。故遂竭力以改良爲務。當時有評論奧利薩之情形者。謂其地人民。局處於狹隘之一省中。一方面爲叢莽所限。梗塞不通。一方面則域於素未經行之汪洋大海。居民之危險。與乘船之客糧盡援絕者何以異耶。交通之關係。其重要如此。此外如鐵路河渠道路諸政。亦次第擴充。皆足以見其先見之明焉。按以上所述。皆勞氏督印之政。

績紀載已詳。不復覲縷。自是以下。當一述其爲人之梗概。

勞氏之墓。在韋斯明斯德教堂外。其墓碣刻有預備二字。謂無時不預備擔當大任也。其兄亨利葬於勒克諾官署附近。墓碣有勉盡天職之語。此亦不啻爲勞氏寫照。蓋勞氏無在不以毅力履行其天職也。嘗語其壻曰。『當余之入印度總督官署。歷階而上也。一念今日躬膺王命。驟登高位。余心固不勝榮幸。但望他日解總督之任而離此官署時。撫衷自問。居然無忝厥職。則余之榮幸。當尤甚耳。』

勞氏爲人之梗概。已略如上所述矣。然猶未足以盡之也。自來非常之人。其待人處事。無不出以誠實。勞氏解任而歸。英政府封之以爵。其誠實謙抑之意。溢於詞色。哥特施密士之詩有云。『惟至誠可爲偉人。』其勞氏之謂歟。

印度歷任著名之總督。無不各有其治理之才。勞氏則兼有其長。嘗曰。『余之服務。殆如老牛然。』其勤職可知也。勞氏極喜簡短之文辭。於僚屬之函牘亦

然。羅馬詩人有言。『人命短淺。不如文藝流傳之永。』勞氏亦服膺斯語者。至其克勤厥職。由其浸潤於宗教者深。能本宗教之觀念而見諸實行。要而言之。卽無非良心之所發現耳。美國現任總統羅斯福於數年前嘗著一書。名曰熱心家。若勞氏所爲。可謂當代之熱心家矣。請卽以此爲是卷之結語也可。



英屬印度鞏固記

爵紳梅育 一八七二年 五

自印度歸英君主直接管轄以後。英廷所簡印度總督。大半年逾強壯。其所成就之事業。已著聞於社會。爵紳梅育亦其一也。當爲印度總督時。年四十有六矣。今試先述其早年之事蹟。以見其爲人之梗概。而明立功之所自焉。

梅氏少時。頗得力於家庭教育。其父母甚鍾愛之。梅氏亦篤愛其二親。以愛情上之密切。故得力於其父母之感化者尤深。梅氏一生。勤於其職。習練身術。日有常課。故身體健全。遇事無絲毫倦怠。此得力於其父之感化者也。若其處事之幹練。立心之粹美。皆由其浸潤於宗教者深。卽爲其服官於本國與辦事於印度之基礎。此得力於其母之感化者也。要其家庭之情狀。可以兩言括之。曰。生事極質樸。而思想極高尚。梅氏一生之得力。盡在於是。此可見家庭教育關係之鉅矣。人有恆言。先入爲主。故早年之所濡染。往往影響於終身。古哲學家

某嘗曰：「使余得一兒童而教之。自九歲以至十二歲。根基已定。自是以後。不問教之者之爲何人。殆終無以破其先入之說矣。」梅氏卽以己之所得力於父母者。施之於其子女。其待子女也。如待僚友。深知必如是者。乃可以盡其情。而因得洞悉其材質之奚若。且當王事賢勞。困心衡慮之際。往往得其子女之曲爲慰藉。方寸爲之一舒。又勞氏之教其諸子也。謂「在學校中。凡同學均宜與之交接。不宜僅友一二人。以自域其見識。蓋學校中之交際。可爲後日涉世之本。以所見同學之各種性質。而推之於儔類。夫然後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取舍之間。不至漫無把握。學校中所得之益。當以此爲最鉅耳。」

梅氏離學塾後。卽赴各地遊歷。歐洲各國子弟。大半於大學畢業後。始以游歷證其所學。而擴充其知識。梅氏獨出於常例之外。未入大學。先行游歷。然亦非徒事游玩。虛耗其光陰也。當其游歷歐洲大陸時。仍孜孜焉從事於學問。如各國語言音樂圖畫等。得益甚夥。蹤跡所至。交游遍於男女社會。及其歸也。年十

有九。卓然一成人矣。則皆游歷之功。於是乃入大學。

凡入大學者。非盡爲習藝以謀生計也。社會之心理。以曾入大學爲榮。若奧斯福特與岡勃列奇兩大學。設立已久。故其影響於社會之心理也尤甚。梅氏旋卒業於大學。以二十一歲出校。其家素有田產。遂爲鄉間紳董。與佃戶雜居。深知地主與佃戶授受之狀況。謂對於佃戶。宜從寬厚。卽此可見其心理之一斑矣。

凡爲地主者。固有其應盡之義務。梅氏居鄉數年。知之稔矣。其後任印度總督時。於民間田產問題。無不批卻導竅。處理悉當者。皆其少年時所躬親閱歷而得之者也。梅氏之居鄉也。頗注意於畜牧樹藝。尤喜行獵。蓋英吉利三島之人。其鄉間紳士。殆無不從事於此者。梅氏田產。均在阿爾蘭。阿省人善騎者多。梅氏居其一。而行獵所及。經歷既廣。卽無不熟知其地之情況。又因是而與其地之人民相親。故所至之處。感情無不融洽。其在印度與在阿爾蘭。無以異焉。夫

鄉居之益。固非一端。而在梅氏則尤甚。蓋養成其和易之性情。使各種社會。無不心悅誠服。始終無間於梅氏者。皆居鄉時之知識。有以植其基耳。

鄉間素封之紳士。清閒無事。往往思得議院之一席。以代表人民自見。梅氏卽其人也。方梅氏之遊歷歐洲也。嘗至俄國。見俄之鄉民。朴誠忠愛。不啻爲歐洲之冠。而其君若吏。輒待之如奴隸。純以壓制爲事。心竊憫之。至是編一俄羅斯游紀。盛言俄國鄉民之苦况。親切有味。讀其書者。無不惻然感動。梅氏之意。以爲各種社會。皆屬平等。不宜於農民有所偏視。厥後任印度總督。欲聯合各社會。使共喻此意者。卽得力於游俄時也。又因阿爾蘭大饑。目擊鄉民被災慘狀。熱心籌賑。不遺餘力。邑人愈德之。遂舉爲下議院議員。時年僅二十有六耳。梅氏之爲議員也。其所建議。不喜爲大而無當之辭。致自失其立言之價值。苟非深悉其事之底蘊。則不敢輕於置議。於本鄉阿爾蘭之事。尤兢兢焉。以是之故。隨事研究。閱歷大增。凡所稱舉。靡不當於事理。咸謂其敏而能斷。英政府於

是有設置阿爾蘭尙書之議。以爲非梅氏莫屬也。時年三十歲。是爲其蜚聲政界之始。綜計梅氏任議員二十一年。而爲阿爾蘭尙書者凡三次。亦可見其早年之材略矣。

梅氏之爲阿爾蘭尙書也。對於阿爾蘭之事。異常熱心。凡爲桑梓利益計者。無所不至。人咸嘖嘖稱之。此外所著之美德。亦非一端。蒞任之初。語人曰。吾於此職。誠非素習。然亦無所懼。一其勇於任事。多此類。故無論責任若何重大。輒當之無難色。其憐愛人民也。自鄉居時已然。其後推而及於印度。至是先收效於阿爾蘭。至其爲人之篤誠。伉爽。和易。溫良。猝遇危險。鎮定自若。而決斷又甚敏捷。縱極辛苦。不以爲勞。事無鉅細。靡不躬親。凡此種種。皆其材質之過人處也。世之評論梅氏者。謂其具非常之美德。故居高位而無媿。圖事必豫。動作有常。終日孜孜。無倦怠之意。可爲倫類之模範。其用人深得誘掖獎勸之術。能使人各盡其力云。梅氏嘗預備至議院演說阿爾蘭問題。竭數日之力。撰成一極大

之演說稿。復費十二小時校讐之力。未嘗少息。卽此一端。可見其辦事之勤矣。顧以上所述。固可見梅氏政績之所由成。然尙有一極大之要素。爲政治家所必不可少者。於此稍有虧缺。政績卽不能如是其鉅。是何也。曰安民和衆之材也。而梅氏之具有此材。固亦出類而拔萃者焉。此政府所爲舉以繼總督勞倫斯之任歟。方是時。英之首相爲地司拉雷。其舉梅氏爲總督也。宣言於衆曰。『今上知爵紳梅育聰明果斷。情性和平。且能洞悉民隱。故欲授以印度總督之職。以余度之。梅君他日之設施。必能致國人之頌禱。邀懋賞於明廷。而與前任之賢能諸總督媲美。可斷言也。』

梅氏之治理印度也。猶是治阿爾蘭之宗旨焉。蓋無非力盡天職而已。啟程之前。國人開會送之。梅氏演說有云。『印度總督之位望。固極尊榮。而吾之責任。則甚艱鉅。吾此去惟深望上帝之啟佑。假吾以智能。爲印度人民造福。使託付於吾之芸芸衆庶。皆獲康強樂利之麻耳。吾欲克副此重任。初不在於他求。亦

先反求諸己而已。吾能以保存吾國之榮譽。推廣吾國之文化。維持印度之平和爲事。則吾國之人。詎有不表示同情。而悉力以助吾者乎。」

東方之詩古文詞中。頗有頌美其上之心乎愛民者。印度梵文內。有一極著名之戲曲。蓋卽此類。譯其詞意。謂爲上者夙夜匪懈。犧牲一己之利益。以利天下。則天下稱之。此猶喬木。自以其頂受驕陽之薰灼。而以其枝葉庇蔭行人也。推此文之旨。上苟盡心於民。民必歸之。而後治化可成。故臨民之時。宜常存一爲民公僕之心。梅氏之治印度。其深得此意者歟。

梅氏於所任之事。必先研究其底蘊。使無一端之不悉。以爲措施之本。故當航海赴任時。隨地隨事。逐一考察。既抵印度。不遽赴加爾各搭視事。先至孟買。麻打拉薩境內。以短期之游歷。考察其人情風俗焉。

印度總督一缺。事繁任重。除總督本人應負之責任外。尙有各種兼辦之事。日行公務。繁冗異常。各科文牘。紛至沓來。終日不絕。其重要之科。卽以總督長之。

歷任總督。皆兼外交科長。梅氏則更爲工程科長。此皆總督本任以外所兼之事也。每日又須與一科或數科之長。商議一切。每星期又有參事會行政立法兩部之會議。皆由總督主席。除督署公事而外。又有各種酬應。每當冬季。總督恆駐節於印度都城。酬應尤繁。維時各大酋長及重要人物。咸集於此。往來酬酢。殆無虛日。此外則地方上所有典禮之事。恆以總督一至爲榮。如各學校之頒給獎賞。大學年會之演說。銅像之開幕。及其他種種典禮。總督皆須親臨。以昭鄭重。梅氏於各種社會。不論階級之貴賤。種族之異同。莫不一視同仁。足以代表英君主子惠元元之意。每入會客室。卽不復措意公務。而惟以娛悅來賓爲事。無論歐洲人與印度人。咸以梅氏善於招待。毫無官場習氣。靡不心折。大有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之概焉。梅氏於分所應爲之事。無論其爲日行公務。爲因公酬酢。爲社會交際。無不行乎其心之所安。其度量之恢宏。行誼之高尙。雖周旋晉接之間。亦足顯其過人之梗概焉。近時有一著名之小說。描寫印度某

總督故事。行表言坊。令人起景慕之意。知者謂書中所言之總督。殆卽謂梅氏云。

有所謂「人事組織論」者。近時名世之文也。中言凡人行事。可以極短之時間。極省之精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亦在乎用之得當。無絲毫之虛糜而已。梅氏更事既多。深知此爲敏事之秘鑰。故每日治事之秩序。必以審慎之心。預定其計畫。一日之間。每小時皆有一定之職務。黎明卽起治事。除三餐外。服務未嘗少輟。直至日暮乃已。惟午膳之前。疾馳若干程。以練習其氣體。或竟治事至夜分始息。習以爲常。卽當午膳之際。猶輒爲其小兒女講論故事。以開通其知識。凡其所爲。無不視爲當盡之職任。蓋終日之間。所謂念茲在茲者。亦惟此職任而已。歷觀以上所述。則印度總督之事繁責重。可以概見。非如梅氏之克勤厥職。材德兼隆。而欲功成名就。其可得耶。

梅氏對於印度諸大酋長及諸土王。其政績亦有可述者焉。印度亂平以後。英

政府於其舊有之封建各國。政策爲之大變。蓋自經此亂。方知此等封建國之忠於英廷者。實居其大多數。於是益求所以聯絡之政策。使其對於英之感情。日益加密。此種政策。始於鉛寧。梅氏踵而行之。以竟厥緒。又其撫綏之材略。出自天授。故其爲此也。尤能勝任而愉快。嘗於拉奇普德那舉行大會。當衆演說。大致謂印度舊日之王公貴族。依例應享之權利。英政府當力與維持。惟亦賴彼等之相與戮力。以爲英政府之助。乃可有效。其言惻惻動人。有曰。『余之以此勗勉君等者。非爲他也。乃爲君等自己之利益耳。使吾英而願印度之衰弱也。則必任其爲貧爲愚爲亂焉可也。今惟願印度之日臻強盛。故深望君等之進於富。進於智。進於治耳。吾君主所遣之印度行政代表。蓋無不以此爲目的者。凡心乎利民之君公官吏。上帝必默相之一云。梅氏此數語。不特自表其行政之宗旨。且可見一國之中。自人君以至富有田土之業主。凡爲人民所託命者。皆當奉此爲圭臬焉。當時赴會之諸君長聞其言。乃恍然於在上者之權力。

非以供作威作福之用。因爲之申其語意。譯以淺顯之詞云。英總督誥誠吾等之意。若曰。如爾等欲於英政府得一位置。而以功業自見。當先自善治其本國始。治民之道。以公平慈愛爲先。爾等欲取重於英政府。非可以饋遺市也。亦非可以諂諛致也。又或盛飾儀從。炫燿於吾等之前。詎足邀吾等之一顧。英政府所重視之人。惟在於能愛其本國之民而已矣。一梅氏待諸酋長之厚薄。卽以行政上能否服從其訓言爲斷。有違背者。隨時加以督責。其能體梅氏之意。力行善政者。則以友誼待之。以示獎勵。其和衆安民之政策如此。由是賢明之諸酋長及封建國之諸土王。咸奉命惟謹。與梅氏爲水乳之交融。其有助於梅氏之政績者不淺。寶八爾女主亦與焉。印度向多傑出之女主。此其一也。梅氏之綏撫印度諸封藩。既如上所述矣。而猶以爲未足。復教育世家大族之少年子弟。舉其思想行爲而範之於正。且普及於其戚族與富有田產之業戶。其辦法約分二端。皆梅氏所極注重者。其始示以地方上一切善政事宜。其繼

則令所受教育。悉浸潤於英人之思想。以易其印度之舊思想。而動其擔負責任努力職務之觀念。其關係較大之封建諸國。所有王子。英政府特設專員。爲之師保。較小者。則爲之立大小各學校。使諸王子與其近親及一般貴人。皆得有就學之地焉。

各學校之教授法。悉仿伊敦公立學校之制。近時上議院律師施高德著一書。論伊敦教育之事。觀其中數語。即可見梅氏所設各學校之狀況。其言曰。『伊敦公立學校之美善。他校殆無能與之並駕者。以英國之人材。組成此校。卽以此校組成英國之人材。蓋互爲因果者也。吾敢斷言於諸爵紳之前曰。伊敦學校。不特鑄造英國之上流人物。而亦各學校之產母也。』梅氏所立各學校。其極要之宗旨。卽欲使此校出身之學生。皆成爲印度之上流人物。所謂上流人物者。以有高尙之人格爲第一義焉。

梅氏最先創設之學校。在印度西境坎西亞華之蘭奇崙脫。其最先之掌教曰

曼克奈敦。一代之名人也。任此席者又歷十五年之久。論者咸謂彼校慶得人。著有一書。曰「庸行上之猛省」。讀者可略見其教法之一斑。中載教授大學生之講義甚多。其言多注重道德。而於宗教。則一本英政府訓示其行政代表之規約。以不侵害印度人信仰自由爲原則。又拉奇普德那之阿奇茂爾地方。有梅氏所立之學校一。卽名梅育學校。在今日印度各學校中。當以此爲稱首云。

梅氏之爲印度諸貴族振興教育也。殫心竭力。各方面之籌度。無所不至。然萬變而不離其宗者。無非欲使彼等有擔當行政責任之資格。有親愛印度英政府之感情。凡年少之王公貴族。因是而得與其同等之社會。有懇親之益。又與貴顯高尚之英人相處。可以濡染其知識。而得身體上道德上之進化。是又彼等莫大之利益也。卒之梅氏教育之政策。明效大著。爲後之治印度者所公認。至今蒙其遺澤。爵紳寇藏之督印度。其孜孜焉注意於教育年少諸貴族者。蓋

卽秉承梅氏之遺意。寇藏改良印度之治法。非止一端。而教育上之變法。則在改當時專尙空文之習。而趨重於實踐。其學校中敎成之諸少年。一時咸推爲有奧斯福特大學生之資格。彼等處境豐裕。衣服甚都。惟學問不足耳。寇藏之意。以爲無論若何。雅不欲出自此等學校者。徒造成一種迂腐之文人。而必以養成其辦事之材爲目的。如有國家者。則使知所以治其民。有田產者。則使知所以治其業。其尤要者。則欲陶鎔爲印度之上流人物。且成爲有用之材。觀寇藏之政策。而梅氏之政策。可以想見。其必使有擔當行政責任之資格者。非但爲其本國計。尤冀其得有機會。可以爲英政府之佐治員也。又有帝國陸軍學校者。亦寇藏所設也。擇貴族之身家尤爲殷實者。使習陸軍。於是彼等於軍界中。亦得有致用之階。近今英政府。復設立各地委員參議會。英國人所任貴顯之職。印人之賢能者。亦得而任之。英之於印度貴族。其裁成而優厚之者。可謂至矣。而梅氏有教無類之觀念。且推及於回教人。嘗爲彼等籌畫種種方法。欲

以增進其教育焉。

梅氏對外之政策。亦以善於調和著。大國如俄羅斯波斯。較小之國如阿富汗。凡有交涉。梅氏無不有以服其心。其懷柔之大度。最著於阿富汗酋長休阿連來游印度之日。梅氏在安巴拉接見之。禮貌甚爲優渥。休阿連感激涕零。出謂人曰。「吾今日始知身爲國王耳。」

至梅氏之改良內政。其範圍所及者甚廣。凡各省之政治。無不躬親考察。而盡悉其底蘊。殆無一縣之或遺焉。梅氏仿蒙古朝盛時辦法。其時政府不常厥居。巡行各軍營。自此至彼。往復不絕。故能周知各地之情狀。至今印度猶有此遺法。以是之故。梅氏得與各地之僚屬。時相晉接。各僚屬以其氣象和藹。毫無官場習氣。故皆信服無間。綜計梅氏所歷之地。共二萬一千英里。至其所籌備之各種政策。如財政。軍政。工政。荒政。教育。農政。統計。立法。地方自治等。無一非其所注意焉。

梅氏於各項內政中。尤注意農政。以其爲富有田產之地主。於農務尤熟悉也。當其在阿爾蘭鄉居時。極塵念佃戶之疾苦。曲加體恤。以爲一般地主之模範。既任印度總督。遂增設農商一科。專司農商之事。其規定此科職務。率皆本於生平經驗。無過高難行之事。謂若以己之治田法。教授印度農夫。未免昧於事理。緣其在本國時。用汽機爲耕具。以阿摩尼爲肥料。出產較豐。於營業上甚有利益。然施之印度。必謂其所費過鉅。此何異教印度人以香餅酒培其田土哉。孟加拉某縣知事。嘗乘騎行郊外。見一農人。方以極多之肥料。盡傾於田中。似與尋常之糞田法不同。乃問其所以。農夫答曰。吾以英人之大餐。飼吾田土耳。意蓋謂糞田之肥料。以多爲貴。而料之優劣次之。印度鄉人。相聚而談。輒謂英人食品。以多爲貴。此農夫熟聞之。故借以爲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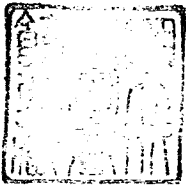
印度自設立農部以來。經政府之鼓勵。有裨於農務不淺。蓋於各地農政情形。可以無所不悉也。其辦事之宗旨。非謂旦夕之間。可使印度之治田者。於農務

驟臻完美。特欲使知所以自助之道。其道若何。則無非就已墾之田疇。舉其成效卓著者。或他種方法。曉示農人。俾知改良之效果。若此。即令所習用者。或爲數百年來無甚更變之農具。而苟有善法。亦未始不可以收效也。梅氏深知繼續不已之進步。全在印度大多數人之自行努力。惟導其先路。乃印度總督之天職。農部之設。即所以立之導師。且欲使辦理地方自治者。知所取法也。地方自治。亦梅氏所極注意之事。良以地方自治。於人民之衛生上。利源上。幸福上。均有莫大之關係耳。今觀其所設之各種機關。均能力行善政。以副創始人之期望。固已不乏明證。而據現在以測將來。此後之進化。方未有艾。又可預爲推測者也。

梅氏經畫之庶政。尙有改良監獄一端。而其慘遭暗殺。亦卽以此。一八七二年。梅氏赴安代門羣島。察看罪犯之居留地。其地自一八五八年以來。作爲流氓罪人之所。查視既竣事矣。因爲體恤罪犯計。復欲相視一地。建一罪犯養病所。

及回至輪埠。天已昏黑。其載梅氏前往彼島之兵船。仍停輪以待。左右護從之人。沿途戒備。固已靡所不至。不料仇家某。早潛躡其後。自啟程時。尾隨至此。欲得梅氏而甘心。至梅氏爲何等有關係之人物。彼固未之知。亦不暇計矣。最後梅氏將登渡船。其仇人自所伏之大石後躍出。直撲梅氏之背。其猛如虎。一從者見而大呼。而行兇者已以利刃加梅氏之身矣。左右趨救不及。梅氏恐從者之驚擾。猶急呼曰。『吾雖被刺。尙無大傷。爾等其毋恐。』語甫畢。卽倒地而逝。從者顏色慘沮。運其屍於兵艦。載至加爾各搭。運歸英國。葬於僻靜之處。梅氏赴印度以前。自擇之葬地也。以一代名總督。而其結果如此。亦意料所不及者已。噩耗傳於印度。及其阿爾蘭故里。人無不痛惜者。其平時之得人心可知也。英國歷代名人傳中。梅氏之傳與焉。有云。『英君后聞其死。異常悲悼。謂梅育之行政於東方也。幹練而謹慎。公正無私。一旦猝遭非命。天之奪印度賢大吏。何其速歟。』英相亦致書印度政府。盛稱梅氏治印之功。謂『不特能爲英君主

撫綏海外之子民。并能使英政府與諸土王之感情。日益融洽。前任諸督。無能出其右。『云。英之大詩家某嘗爲詩以頌之。大旨謂『其人雖往。而其功業之留遺。偉大無倫。直堪與人類而不朽。永爲斯世所矜式。以式軍界而懦者立。以式政界而頑者廉。』嗚呼。如梅氏者。庶乎當此而無愧矣。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正月
中華民國三年 正月

出版

(印度政治家事略一冊)

著者 英國奧斯威爾

譯者 上海張鐵民

編輯所 上海北四川路廣學會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廣學會

分售處 上海及各省大書坊



青年興國準繩

中國地球上最美之土地陸有崇山峻嶺之險阻水有長江巨河之交通土質沃美氣候宜人物產富饒冠絕五洲形勢之勝安有他國足與媲美哉洋裝一冊價洋一角五分

格蘭德播道歷史

格氏之播道於歐洲皆講道於各團體之中友會之中兄弟姊妹莫不效法之今譯出十
七章洋裝一冊價洋二角五分

史源

自世界開化始制文字遂從文獻無徵之世代進入歷史記載之世代是爲人事變遷之一大時期加以工藝貿易製造逐漸創興孰爲首先發明之人孰爲繼起改良之人皆有年期可考設無史書誰能記憶乎洋裝一冊價洋五角

民德論

一國之人具有激動覺悟之心知國家與人民禍福共之則不獨能自盡其義務且有以勸相國家輔導國人也能如是者謂眞愛國心矣所望政府當輔之賢好學深思之士將其熱心毅力散布於國人以共達其愛國之忱而民國政府以成立矣洋裝一冊價洋二角